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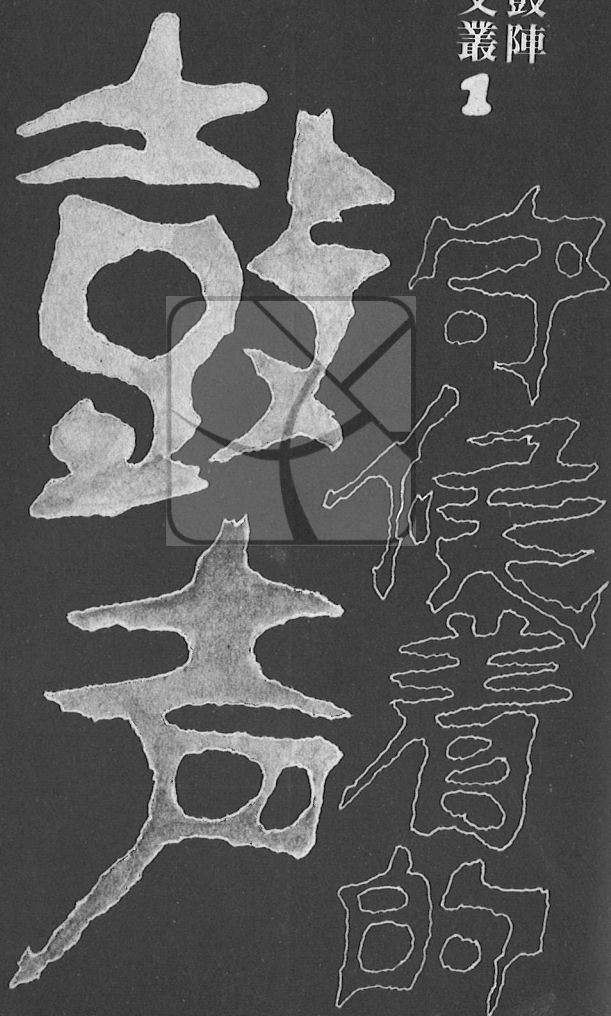
何謹
采多
梁紀元
葉嘯
潘友來
五人合集



守候着的
鼓声



鼓陣
文叢
1



何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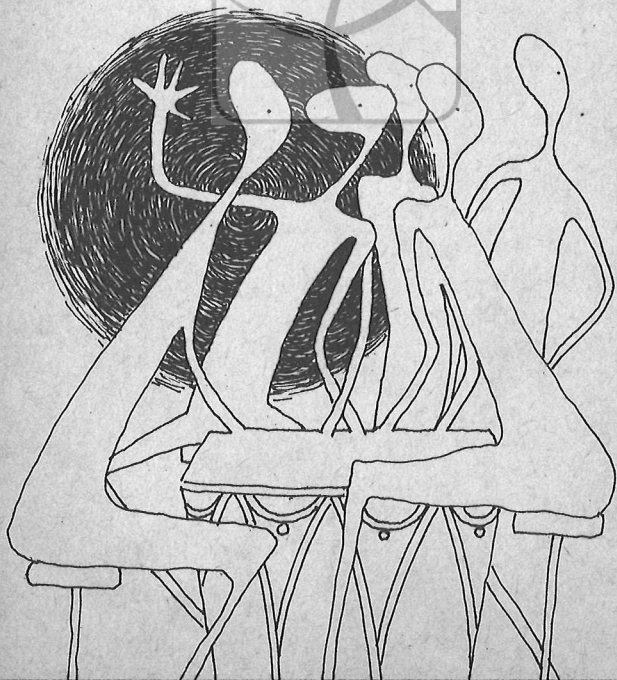
1

■序
■山夜深沉
■衝出這場雨
■渴望的眼神
■沉寂的輝煌
■凋萎的笑臉
■異鄉札記
■探訪札記
79年
7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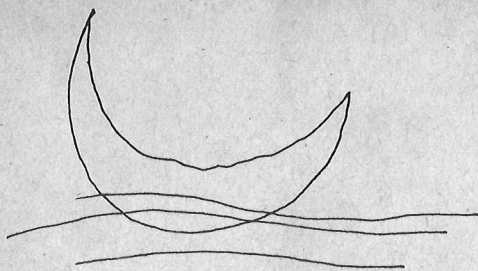
采多

2

■序
■一種賁張
■成形的影
■死水誌
■追日的狂徒
■一種民族
■小國寡民
■革命？
■草藥
■小店老板
■蝶生蝶死



洪天賜教授捐題



梁紀元

3

■序
■過客
■相聚和團圓
■聽雨聽雨
■千年花燭
■十月初一
■勿勿北上
■仍然醒着
■月圓
■蛋香和奶香
■一片水聲

葉嘯

4

■序
■舞獅
■寡婦
■泉叔
■痰孟的話
■茨廠街
■石頭記
■燄
■一壺水
■棉花
■秋吉律
■傘子
■噴泉

潘友來

5

■序
■稻米鄉陽光路上
■一片高山土壤和陽光
■前程
■風鈴在响
■前程從黑夜里亮起來
■要陽光好大晴朗天
■每段日子都是一首歌
■北風吹起
■花意雨情
■巴士

我記得童年時體弱多病，同學眼裡微不足道的嘲弄角色。小學體育節的拔河遊戲，不慎被粗繩纏住頸項，鮮血淋淋的拖在地上。也曾經在荒蕪的廢墟裡，被同學毆打得踉蹌撲倒。夜深時翻覆得失眠，這些心靈的傷痛難以褪脫，就像一聲聲蒼涼的咳嗽，無法抑制的冒上心頭。

高中時負責華文學會，開始認真地接觸文學。那時我主編學會的壁報與刊物，也讓油墨沿着縱橫的掌紋流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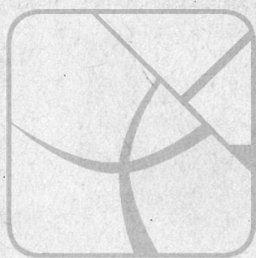
畢業後離鄉背井，幾番南下柔佛北上都門，近兩年來的風塵僕僕，面對外邊世界的風雨，感觸愈多，認識愈深。

有人說吃飯睡覺造愛，再不為什麼地延續後代而滿足。我却不願勢利是趨，也不欲躲避良知，便抉擇這一條清醒且寂寞的路。

不過請別責我狂妄，或者怪我消極。我只是平凡的性情中人。自卑、自傲，除了執筆寫作，這種自我的追索與體認外，生命裡恐怕就沒有其他值得誇耀的。



何謹(荒漠)
原名：陳和錦
1959年11月28日
生於馬六甲
現任報章雜誌記者



山夜深沉

高登金山露營，綠野千頃得滿眼蒼翠，你要進入才能深刻體會，進入亦是回歸原始懷抱，回歸到熟悉的陌生裡。

或許這樣說法顯得有所晦澀，但又確實是你強烈底感觸。彷彿從前來過，又記不起什麼時候，深埋在潛意識裡未遺忘的荒蕪。

石縫流出潺潺的細泉，流進你體內醞釀源遠的沁涼，流透你困禁已久的飲渴。山裡與世俗隔絕，沒有半聲煩囂與霓虹閃耀。你將瞭解「厭看燈火聞笛簫，獨坐山中觀寂寥」，以及「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愴然。

夜色潑墨濃般濺開，染過整個山夜。悽寒風刮着，樹林陰森得駭人，莫名的恐懼充塞整個胸懷。你躺在石頭上抽根冰涼的薄荷香煙，腳旁有水聲泊泊流去，湖的對岸是香火浮動，另一群露營者焚香向樹膜拜，唸着陌生經文。

面對廣闊無際的原始，你們會覺察生命如此脆弱，而黑暗經已成形。不過別追溯樹的年輪，別問崢嶸岩石是否女禍遺下，也別回顧昨夜星辰的升起碩落，濃密樹林的虫鳴啾唧，就將隨着瀑布沖激，沉澱到底。

你們罵粗俗的髒話，唱嘶啞的歌，却不屬於遼闊的山林。浸過這片嘩然的水聲，還是要回去那座古城被一場會考考驗。

你的朋友聚在熊烈營火旁，口琴與六弦悠揚起伏。他們煮好綠豆湯喚你，你翻起來克領雙臂交抱地走過橫倒樹幹，抑制不住蒼涼的咳嗽起來，而喃喃唸經聲猶未罷休。黑暗，恐怕真的已形成。



衝出這場雨

我十二月到柔佛時，南中國海季候風，刮起滿天陰霾與細密的落雨。清晨自冷風蕭瑟裡醒來，屋簷還流落着雨，便走向屋外長滿綠苔的水井，將吊桶傾斜擲落，拉起滿桶清冽來洗臉，再喝杯熱咖啡，發動車引擎駛出租賃的木屋。

當時天際黑壓壓，新山半哩外的橋樑被洪水沖斷，臨時趕搭的軍用鉄橋又很狹窄，車輛阻塞着排長龍。掃雨器來回擺動，前景黑漆迷茫，橋底的污濁河水依舊流淌，流向不知的方向。

我還記得學校畢業時，大哥要我上山管理農場，可以偷閒看書寫稿。那時還爲去向躊躇，鷄舍尚未建好，便與幾位朋友帶了花生啤酒，摸黑駕車上山。

附近新村的燈火亮着，我們徹夜不眠地守望星群。農場後邊有個亂石崗，風來時茅草搖擺。山腳有個小水壩，碧綠湖水蕩漾。如果就此呆下去，恐怕也止於陶淵明的「山夕日氣佳，飛鳥相與還」，或者羅梭在華爾騰湖畔的漫步罷了。

過後接獲記者職位，我便離開老家踏向都門，又爲了更高的待遇，再輾轉來到柔佛南端。現在名片印着農場營業代表，開始模倣圓滑且世故的嘴臉。遇到朋友問撈得如何，便聳聳肩表示老樣子，其實差別很遠，我已麻木得進乎嘲噓自己。不再長髮飄揚，不穿褪色粗褲，不知算不算一種妥協。

不久前車陷在爛泥路口，我搬石頭來填，又設法後退出來，弄得整身汗流黏貼，走進膠林旁邊的水溝洗淨，再沿着林間小徑走向農場。

刮北風的季節，兩旁的膠樹枝桠枯禿，滿地飄落的枯葉。我踩出脆裂的聲音。這些樹從發芽

長葉到凋落，都紮根自守，而我從一處飄泊到另一處。

昨晚逗留在居鑾，今天就要穿過這漫長的西海岸。綿緹青山翠巒，還瀾漫在蒼茫雲霧後。我抓緊駕駛盤，踩足油門，時速八十英哩輾過莽莽膠林與墳山。恬淡寧靜的小鎮，幾排店舖郵局回教堂。偶而瞥見幾艘漁船停在河畔，可是我在匆匆赶路，無暇欣賞。北干那那笨珍森加蘭峇株輾過，滿瞳的風景紛紛流開。

從新村到小鎮，從小鎮到城市，白天有虛僞笑臉要應酬，夜間還要為業務顧慮。我已疲累不堪，且氣餒地放棄好多自我。但是我已做出抉擇，不久就要離開這裡。來時細密的落雨，眼前又是一片落雨蒼茫，不知是祝福或者咀咒，落在車前車後。想着漸被遺忘的理想，親切的老家，只有我與孤獨伴着這場雨……我繼續踩足油門，以八十英哩的時速衝出這場雨！

（七九·四·十三·淡杯）

渴望的眼神

我捱過數月鄉野風塵，才倦怠不堪地告別柔佛南端，帶了床單與幾捆書重返重門。我拒絕牌聲噼啪，以及歌榭舞台的縱情聲色，初抵時便深居簡出，常關自己在後房讀書。

朋友笑謂都門嫻水三千，難道我連一瓢也啗取嗎？當時只是淡然一笑。我非槁木枯灰，只是已經厭倦，不再繼續疲憊的遊戲，同時也收到清芳的來信，要我別飄泊得太遠，應該掌握住一些安穩。還指出：Satified with what you have, but not you are。

其實我並非鄙棄現實，只是他們不能看透我渴望的眼睛。

我的後房難見星辰，也不沾雨霧，難免會有閉塞感覺。外邊是狹窄的後巷，毫無樹木花草，只能張望到人家切菜做飯，聽到泡牛奶湯匙敲杯的聲音。

書桌前貼着沙禽的詩句：讀書人，你燃亮你的窗，是眠被不夠溫暖，還是要思量明天的方向？書桌玻璃下壓着發黃的合家照，那時我還是個孩童，雙手插進褲袋追視。

惦起卑微的童年，庸俗地生，却不願空洞地埋葬。於是濃郁的香煙與咖啡伴我，滿架的書伴我，黑暗裡搜索自己的身影。我的桌面堆積未完篇的舊稿。紙簍裡捏皺的斷章，煙灰碟裡揀不熄的思緒。燈照、醒着，那個時候請不要來訪，不要來干擾我的思緒與寧靜。

最近邂逅了妳，每晚過來幫我抄稿件，對着我潦草的字跡皺眉嘟嘴，也替我收拾紊亂的後房。窒悶難耐時，我披件淺藍夾克，避開車輛噪雜，又阻塞得癱瘓的大道，繞進寧靜的住宅區，陪妳走一條又一條的街巷。

我們跨過積水的窟窿，踢開滿地的碎石。街燈下是毗連的住宅，鉄柵外有攀長的青葱植物，也有嬌艷的花朵。盼顧屋內庸俗與雅緻的裝璜。還有白燦燦或暈黃的燈火，都是一盞盞的溫馨，撫慰每顆落寞的心靈。我們若也能擁有遮敵風雨的家多好，簡陋也罷，只要溫馨。

冷風的前夜，我們駛車去Casine山頂，俯視八打靈的燈火閃耀，猶如滿空星辰墜落，烘成那麼一片燈海。萬戶千家就在山腳，燈海的背面，却不知隱藏了多少的辛酸血淚。居者有其屋，只是政客的一種呼吁吧了。

城市的樓宇建得越高，夜空也被割裂得更狹隘。只有來到山頂，陰霾密佈的夜空，還可見到繁密逼近的星辰。

我們身在異鄉，許多迎面而來的陌生，擦肩而過的冷漠。我渴望的眼神；只求能夠避開眼淚與憂患，給盡妳微薄的幸福。

(七九·七·廿三)

沉寂的輝煌

而一切靜止

你像一扇釘着獅頭銅環的小門
堅持你輝煌的沉寂

● 葉珊 ●

(之一)

無論離去多遠，你都牽掛這座蒼然的古廟。

開南國，雲雨凋蒼生裡，便嗅到凝聚不散的肅穆，繞着整座金碧輝煌的廟堂。

孩童時隨媽來進香。辛辣香煙薰得眼淚迸流，提着裝滿香燭的紙袋，坐在旁門玩弄獐獐獅嘴裡的銅珠，聽那喃喃的誦經與木魚聲。

如今兩扇古青雕花圓窗，與覺路宏開的紅門依舊。寂然的是斷碣殘碑。牆角有掉落的碎瓦，抑望精緻的雕刻，風刮雨蝕下褪色，也被香煙薰黃。只剩屋簷下翹向廣闊的蒼穹。

長廊裡响着虔誠的登音，幾個和尚穿着橙黃袈裟。仍是青燈殘卷，暮鼓晨鐘，却又匆匆趕赴喪家的誦經。

當年華裔夕風露宿地南來，胼手肘足地建起這座古廟。蒼生鬼神、門神與石獅，共守千年悠悠的香火。今天那兩面旗在風裡僻拍僻拍地抖擻，高聳旗杆又以不可抗拒的身姿，插入蒼穹燒毀的餘燼。

(之二)

這條古樸的陳愼綠街，改爲單程道以後，車輛日漸繁忙，揚起灰塵地輾過煩囂，沿着瘦瘦窄

窄的街溯回去，從遺忘裡掙回幾許生氣。

幾扇雕刻門窗開着，有的擺張木椅賣真加碌、與翻炒蔬菜的峇拉煎。門內是正氣浩然的關公畫像，幾張零落的酸枝椅。後院還有長滿苔蘚的水井，檻樑磚瓦都背負着太多的哀傷。

幾扇雕刻門窗拆去，有人蹲在門前畫廣告，有的改爲堆積火炭的貨倉。還有一間是接生所，裡邊傳出嬰兒的哭啼。那麼清脆，那麼純真，一聲聲都是最初的呼喚。

據說這條街原是一條蜈蚣，有人在荷蘭教堂頂加一只鉄公鷄，就此喙破華商的風水。你匆匆走過，對着兩盞搖晃的燈籠苦笑，又有誰再惦起湮遠的流言？

修路者調戲嬌艷的女人，陽光曝曬這條街的窟窿。塵沙飛揚，你惘然地皺眉，仿若走在一條開膛破肚的蜈蚣。

(之三)

滿是時間鑿痕的聖保羅廢墟、陰森森的冷風吹過。你將燙得僵直的手帕鋪在石椅，長髮濃密的女孩坐下，矯揉地壓低聲音嘆累，順姿倒落你寬敞的懷裡。

女孩身體微微燒燙顫抖，嫵媚雙眼斜睨，你心跳得劇烈，雙手摟抱得更緊。月輝透過樹稍瀉落墓頭，寒愴石碑的模糊葡文，任你憑弔，也任你追悼，已是罄竹難書的傷痛。

女孩露出滿足的嬌笑，慵懶地摘一朵黃花，吃吃笑着放在聖芳濟石像上。聖芳濟蒼白着臉，左手緊抱聖經，右手伸起斷臂的殘缺嘲弄。身後是千瘡百孔、虧蝕斑駁的廢墟，眼前瀕臨浩瀚的馬六甲海峽。

你摟抱女孩，沿着級級石梯走下去，兩旁的野草呼呼搖着，她的衣裙飄飄。你們的聲音，最後也將隱沒在車聲煩囂裡。

(七九·九·廿五·八打靈)

凋萎的笑臉

你求學時陪秋霞看夜場電影出來，踢滿街無奈的冷寂，再於祈安律的簡陋茶室裡宵夜。那兒常播放浪漫的印尼音樂，幾次都見到蓬髮女人，與油頭粉面的瘦削男人瑟縮在牆角吃吉寧飯，揚起一瓣瓣凋萎的蕩笑。

壁虎在天花板吐舌，蟑螂在溝旁伸張觸鬚，你將視綫移開，將胃浸進雲吞麵湯。祈安律後是甘榜爪哇，滿城的居民都懂得那個貧民窟，也是妓女出沒處。

過後你寫下這段文字，朋友們都笑罵粗俗。你始終沒有發表，敝帚自珍，也沒遺棄：「甘榜爪哇污穢的名字，我走出來。茶室角落的陰影，請不要瞥見我的半張臉，我蓬髮的髮。來杯羔比烏吧，黝暗的苦澀，我憔悴的眼神。打開香蕉葉色的隔夜吉寧飯，吞落滿喉發酸的辛辣。

再來根瘦瘦的三個五吧，我蠕動的嘴唇，煙霧瀰漫。三輪車伏在茶室外着，五福旅社的床，乾扁地，在另一條橫街的樓上等，等不及我抽完這根三個五，流濃的私處，就要傷痛地，那麼傷痛地被蹂躪。」

畢業後飄泊到南部，小鎮鄉野以外，也踏遍繁華的星洲。白沙浮夜市，叫喝聲後的黑巷，一個女的傾斜靠着電話綫桿尖叫：點解咁來冇人？另一個臃腫又穿熱褲的，將乳房碰向路過男人嗲叫：「Fuck me, Fuck me!」聲聲猥褻，聽來惡心。

男人在門外貪婪地張望，也有按捺不住衝進去的。老嫗捧茶出來，再點香膜拜大伯公神像。她們圍着啃瓜子玩紙牌，或者摺疊着血紅紅的衛生紙。無聊時向路人撩起裙裾，拉低衣胸，拋一個媚眼蕩幾回浪笑。

你將看不清她們的眼淚，聽不見她們的哭泣。別問她們來自那一塊土地或島嶼，更別提何時才真正地熄燈就寢。

她們只有疲憊地躺下去，麻木的張開雙腿。廉價的脂粉，濃濁的汗臭，金蒼蠅，潤滑劑。一床床的搖晃，低潮高潮，成一條條渣滓阻塞的溝渠，泛濫向一個個陰不可測的深淵。

(七九·十·十五·八打靈)



異鄉札記 78年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四日

清晨我陪朋友喝早茶，天色還是那麼的灰白，却無頭緒地刮來一場雨。我們閃避躲進再也超級市場，音樂悅耳輕飄，氣溫調節沁涼。人群擁擠得很，因為是週日，或許也因為這場雨。

我們登上冷靜的頂樓，隔着一片落地厚玻璃，眺望外邊的雨景，幾條路都濕漉漉，很多輛車擺動着雨刷，急得就像螳螂的觸鬚。很荒謬的聯想，是嗎？

很多水果檔撐起傘，還在傘下招呼顧客。更多的花傘油紙傘翩然飄過，傘下的人蠕蠕而動，仍然蓬勃的生命。司馬中原的散文，也有這麼一段：「人是潮水傘是浮萍，用看風景的眼看這些，自身便也成了短暫的風景。」

外邊的世界看來忙碌，却聽不見一絲聲音。因為是厚玻璃，或許也因為這場雨。但是我們不過是避雨而來的，如果沒有這場雨，又由誰來看我們的行色匆匆。雨還落着，遠處是密密麻麻的住宅，再遠處是一片灰白天色。

●一九七八年四月八日

我與子凡葉嘯在二樓餐廳吃了飯，乘電動扶梯下來時，驚聞喧天鑼鼓狠狠敲擊。訝然止步，那平時展覽新車的廣場，不知幾時趕搭舞台，演起粵劇來。悽然的二胡怨怨地顫抖拉過，滿臉艷紅的花旦，對着冰棒似的麥克風，翹起玉葱指尖聲唱戲。聲聲帶淚，想必是悲劇。是的，春去秋來延續的悲劇，不同臉譜緊接着粉墨登場，台下人群猶自匆匆忙碌。

再沒有誰來駐足仰望了。又有誰來垂青這傳統的獻媚？穿校服的學生抽烟，對漂亮女孩猛吹口哨。櫥窗內的售貨員，全神貫注修她的紅指甲。更多的行人，瞥向玻璃面的模糊臉容，藉那浮光掠影搔頭弄姿。如果在新村或小鎮，也許會有很多執着的知音。但這是豪華的購物中心，座落在繁榮的鬧市，也只剩二胡與鑼鼓，猶自吵嚷它強烈的歡樂悲哀。也罷也罷，冷氣如此冰凍，葉嘯與子凡突然哼起小調，我們幾人就這樣自嘲式的走出去。

● 一九七八年四月廿九日

乘搭的士回家，車過亞羅牙也縣，輪胎爆裂。沒有街燈也沒有手電筒，司機摸黑更換輪胎。同車馬來人撥了一根又一根火柴，都讓冷風撲熄。我與朋友拿張報紙，扭捏成又瘦又皺的細條，傳過去點火照亮。而隱約間似有 KOMPANG 手鼓聲悸動，大概來自附近甘榜歡慶婚宴吧。仰首，透過椰樹梢頭，幾顆寥落星子閃亮。

● 一九七八年五月八日

玩弄掌間的印章，不禁想起老家的窄街。我也忘了它的街名，水仙門還是豆腐街已不再重要，只剩那麼幾個老頭，才用親切的方言，喚回漸遠的記憶。而那刻印章的檔口就在窄街的盡頭。他托托眼鏡瘡癢地說每枚四元，隸書還是篆體任君選擇。又說生意愈來愈淡，目前刻的多是廟宇神印，讓敕令沾滿紅泥覆蓋在每張淡黃符紙，貼家門保平安焚成灰滲水喝。說着說着，那堆白髮已黯然跌落，掩住眼神。

●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

我常去路邊的印度攤，喝杯茶或買包香煙。那株陰涼的樹下，便是他們兄弟倆白天的謀生，以及黑夜的寄宿。只是一張帆布床加薄薄的蚊帳，又能夠阻抗幾許飄泊底夢魘？每個清晨將 ROTI CANAI 那團麵粉捏了又捏，再到鍋面煎熬的，可是又遙遠底相繫？也許他們只求積存一

筆錢，踏回飢黃龜裂的故土。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日

我進門時，阿嬤她們正在搓麻將。牌聲批拍，我笑着打招呼，許多要問的話，都哽進喉頭裡。又不知妳還記得初抵都門時，我駕着摩多車去接妳的情景嗎？

那時我路途不熟悉，只有邊行邊問，才摸索到繁雜的普都車站。而擁擠紛擾的人群裡，一眼就看到妳。坐在樓梯口，提着行李，帶着幾份的不安與疲累。

妳不知還懷念，三哥彈得動聽的 WEDNESDAY 嗎？那也是昨天的事了。三哥抱着吉他，去板城理大深造，正如妳擱下鋼琴趕來求學。最不成材的我，也在這喧鬧的都門謀生。爲了生活與理想的探求，我們都先後離開了老家。

我前晚搭德士回家，媽驚喜的開門，再給我泡杯黑咖啡。咖啡好燙好香，輕烟裊裊，我望着媽的白髮，蒼老的背影，不禁喉間發酸，一陣激動。我們的唱片沒有潮洲戲曲，電視播映的又是陌生映象。這些日子，對着冷硬的四面牆，媽有話又與何人說？

妳說端午節，媽要帶粽子來都門。我深信爲了遠離的兒女，媽一定會很細心的包裹那粽子。媽不懂得端午節的來源，就好像我們不能背誦屈原的離騷。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至兮，固前賢之所厚。屈原已逝，泊羅江太遠。時境變遷，別叫我們再吃着粽子追悼侍魂。這對妳而言，只是一種矯情。

粽子對媽來說，是華裔的一種傳統習俗，而我們身在異鄉，剝開一層又一層的粽葉，裡面沒有憂國，更沒有憤世。我們只想緩緩地剝開，那緊緊裹住的親情遊子意。

●一九七八年六月廿一日

我們又來到東方茶室，揀個角落坐着，叫碟福建炒麵，再來杯濃香咖啡。四周是黃皮膚的洋語，而播放的音樂又是喧囂的地下搖滾，四面楚歌似的擠迫前來。我們抽煙高聲談笑，也夾幾句粗俗髒話。如果你在，你又要以什麼眼光來看我們？我們失落嗎頹廢嗎？我會揚揚長髮不在乎。我只想從窒悶的室內走出來，吹風解悶。

而夜深後人客漸漸走散，只剩杯盤狼藉。炒麵的寥文也清閒了，拿瓶燒燙的五加皮過來。老把雙手浸進肥皂沫裡的鴨仔，也訕訕地走來剝花生吃。音箱不知幾時改播華語歌。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是岳飛的滿江紅。五加皮燒入內臟，我們的壯懷激烈呢？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索索的筆聲，半閉的眼神。我再舉杯，莫使金樽空對月。

●一九七八年六月廿五日

有時深夜不眠，幾句熟悉的話與動作，都能叫我回溯到剝落的日子裡。雖然記憶已是張曝光的菲林，但還依稀可以辨認出自己瘦弱的身影。到雜貨舖買東西，因為口吃而遭受揶揄。走在街上，身後的小童又輕蔑地扔來嘲弄的怪聲。我當時只有以嬉皮笑臉註釋自己，期待走入友伴的歡樂裡。現在驀然回首，驚覺自己也曾經如此懦弱卑微過。若說生命是場抉擇的過程，現在就為自己抉擇條清醒且寂寞的路，握筆透視自我與周圍，正視存在的本質與意義。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一日

去年八月在老家，有晚獨自步上橋頭。附近的樹全被鋸掉，看來有種空曠的感覺。蒼黃月亮又被烏雲掩住半張臉，殘缺的照着各個角落。而那瞎眼老頭，就蜷縮着身體，靠着欄杆打瞌睡。乾扁的手掌張開，黑鏡片已隔絕所有的視綫，銀角的叮噹才是最响的歡暢。而每日戴着哈芝帽喃喃唸經，又可是乞求憐憫掙扎求生的方式。

今晚路過茨廠街，老嫗垂首跌坐，身前是寫滿辛酸史的布條與生鏽鐵籠。回想起去年八月的

事，感慨萬千。我別開那張歷盡滄桑的臉，人潮自四周湧來又湧去。有人抓起乳罩嘶喊減價大減價，也有人將週末狂熱這首歌，播得震耳欲聾。我放下銀角，雙手插進褲袋默默地走開。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

凌晨燈下讀魯迅小說，這傲立歷史洪流，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漢子。讀得入神時，隱隱約約的鼓錚：驚醒。睜開雙眼，陽光刺進。急急推開房門走出去看，原來是喪家出殯。

幾張金紙從羅厘車頂飄落下來，車後是穿麻衣哭號的親人，前邊持旗幟的人已轉入另一條街，綉着高山仰止乘鶴西歸，也不過是面旗幟吧了，猶如身份証的拇指印，不能替生命印証些什麼。有人說，死去如睡去，而永睡不醒的滋味又如何？屍埋在土裡，化膿爲水的滋味又如何？我或許只是庸人自擾吧。

友來站在身旁說，小時手指生膿，用喪家的金紙一抹就好。果然真如此靈效？抬望眼，天邊有幾朵灰沉沉的雲飄過。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四日

四十九攤喝冰凍可樂，閒聊間提起那位寫詩的朋友，辭掉都門工作回鄉下小鎮過歸隱生活。紀元也有幾許牢騷，對無謂工作深感厭倦，又羨慕唐宋文人的田園生活。沒有牽掛地遊山玩水，才寫得出好詩來。我笑了笑，那是祖宗積德有地收租，而我們還得以雙手去掙求生活。

但是只要自關心人與社會的態度出發，現實夾縫裡擠出來的作品未必不朽，但也來得真摯可讀。不過請別問我文學關心社會，社會又給了我們什麼？答案不在茫茫風裡，在我們厚毅的掌心。

●一九七八年九月廿一日

學校畢業後輾轉來到這陌生城市，日間伏案工作又四處奔走，放班回到租賃的樓閣時，感官

與骨骼已是那麼的沉甸與疲累。煩躁接着又浮腫地遊離，遊離得我無法聚精會神寫作。而觸及那句厚着臉皮佔地球的一部份時，內心更湧起陣撕裂的痛楚。

你或會嘲弄，這只是一個卑微文人底自憐。我並不想解釋些什麼，我又豈能哀求什麼慰藉？混沌間來到這紛擾的塵寰，猶如石頭墜落漆黑底蒼茫。廣闊天地間，我是那麼的微小，平凡地生也平凡死去。我又要以何種手勢與眼神來迫視，且留下我落拓的名字，求証生命的實質？只有在這衆皆睡去的時刻，幾聲悲愴的狗吠從那頭吠到這頭，寂寥的虫聲又隨着鼾聲均勻起伏。就在這時刻，讓我從喧囂間退出，與蕭索深沉的夜一起呼吸，再回歸到孤立的角落，守盞盞的燈展卷讀書，揮筆疾寫。



採訪札記 79年

●睜開惺眼（七九·八·三）

這個烈日爆曬的午後，在巴士巔簷中，擦亮火柴，燃燒一根煙，喝冰凍的罐庄啤酒，清徹喉頭。翻開余光中詩集，才讀到淡水河淡淡流過你的眼睛，河上是雨，雨中是燈火時，巴士巔簷得太厲害，引擎聲也嘈雜，只好將詩集攔起，也攔起惺眼。

回想昨晚在波德申海邊熱鬧的聚會，你參觀展示的奧迪新車，也讓烤肉與酒擠滿腸胃。花枝招展的模特兒倚在車旁，對着閃亮的鎂光燈甜笑。

其餘的參加者嫌長夜難渡，紛紛找女伴去的士夠格。你淡然笑着告別，單獨乘電梯回去酒店三樓，穿過冷清清的長廊，誇進三四號房。再推開落地長窗站在露台，涼風吹刮你的臉，外邊的椰林一片黝暗，依稀聽到微弱的潮聲。

然後你回到房裡，徹夜不眠地趕修一篇小說。海潮拍着，拍得思緒澎湃。

現在再睜開惺眼，驚覺高速公路踉蹌後退，繁華的吉隆坡跌撞迎來，迎來三點四十分陽光，晒落窗旁的浮塵。

●海潮咆哮（七九·九·八）

凌晨的關丹沙灘伏在黑暗裡，頭頂着幾抹灰黯的魚肚白。整個天地寂靜，只有南中國海在咆哮，沿岸撲鼻着一種腥鹹。你與乖乖並肩漫步，走近一隻擱在沙灘上的難民船，船艙已經破爛不

堪，船頭的引擎也生鏽，手掌撫過，一陣微顫的騷動。

寒風呼嘯刮着，沙灘盡頭有人起火取暖。你黯然地轉身對海，雖不見彈痕疊疊的越南，心胸也承受劇烈的撞擊。

你慶幸不是生在越南，否則飽受三十年戰禍的蹂躪，你將是一堆堆炮灰，或者什麼也不是。革命政變以後，還是飢荒、病疫。炮火瀰漫，仍然在挖戰壕，仍然在埋屍體，母親爲失去孩子痛哭，父親乾扁的枕頭下是夢魘。

黃河長江太遠也太陌生，難從崩潰湧血的湄公河洄回去。只有將慘不忍睹的地圖折疊，數十萬生靈從槍林彈雨逃出，南中國海上顛簸飄流，掙扎求生。同是黃炎後裔，却遭受怎樣的悲劇呵！

洛夫有句詩：「飄泊的年代，河到那裡去找它的兩岸？」但是不止飄泊，這是更苦難的年代。你幾次駛車經過隆芙蓉高速公路，見到難民營裡引頸跼足的群眾，便有說不清的感觸。

此刻咆哮的海潮，將沙灘所有的足印捲走，淹沒天地所有的寂靜，還焦渴地撞在岩石，碎裂成一堆堆的泡沫。

你堅毅地迫視，南中國海的浪潮澎湃，將乖乖摟得更緊，雙手也握得更緊。

● 寂而恒照（七九·十·二）

夕陽斜暉照落山頂，這座巍峨雄偉的佛廟，也被鍍得越發莊嚴，廟的前面是一條伸延的鉄軌，火車隆隆地搖撼輾過時，兩旁的野草翻湧如浪。很多麻雀在吱吱叫着，遠處是蒼莽的橡膠林，浮雲飄在遼闊的蒼穹。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當你聯想賈島的詩，不由發出會心的苦笑。守候兩個鐘頭，把滿杯燒燙守得冷去，冷剩幾片茶葉浮沉，仍不見法師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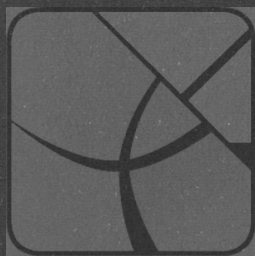
廟裡兩個女弟子作晚深，木魚伴着梵唱喃喃，重復阿彌多佛，彷彿單調的河流，激昂地撞在耳旁，濺起肅穆的迴响。

半晌才見法師身穿淺灰粗袍，踏着藝鞋歸來。你立刻趨前，雙掌合十地道明來意，再作佛團糾紛的訪談。過後被留在後廳，對着一桌精緻素菜用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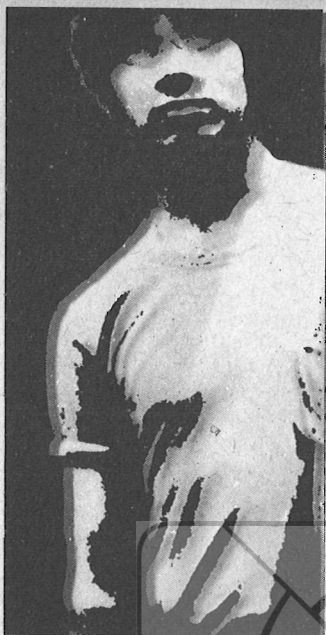
法師夾兩口菜說當年南渡，正逢戰亂，山腳是封鎖的黑區，連米糧餅干也不能帶，只苦了佛鉢化緣的他。由於曾學針灸，目前爲貧苦民衆施診，真的是勝造七級浮屠。

接着談及中國思想對佛教的影响，好比三印法的「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但是中國的易家錄辭指出「已行建君子以自強不息」。

法師笑說佛教是出家的，受中國家族觀念的影响，也允許拜祖宗。你擱下碗筷，聽他清朗堅毅的聲音，看他雙眉凝聚的慈祥。身後是一排排的神主牌，一個個不屈的幽魂。香煙繁繞，提昇、圓寂。僧肇又語：「寂而恒照，照而恒寂。」



人說學佛修禪，能
脫解一切塵俗之苦而往
生極樂。渾於俗務、勤
不破情孽的我，看來是
與佛無緣了，却也滿足
於文學給自己沉迷的心
靈照見霎那間的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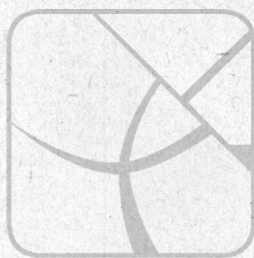
采多

1950年3月4日

生於柔佛麻坡

現職商業美術設計

著作：兩個後生(合集)



一種賁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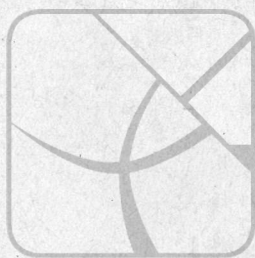
自從我們這一代起，對這一片國土的感情，本就該完整得沒有一點瑕疵，與神州故土的血緣之親，現在，是隔着一層潔白的屏紗，不純是傳統的骨子裡，再不隨意恭從來自國土之外的任何聲音，即使聖賢，也千萬別告訴我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

我們曾經奉獻的，從南到北，每一個城鄉、每一條港灣，都染着拓荒的童貞與落紅。

風雨泥濘之後，佔據着靈魂深處的，除了愛人一絲不掛的美麗裸身之外，獨有叫人一直死心愛戀着的國土，能喚起血脈的賁張……

高寒處，看江河婉延於山巒起伏，如淋漓汗水自豐挺的乳溝滑落，激盪着聖潔的交合之美，誘引無數熱血者願為祂流盡最後一滴精血，含笑臥死於山河的擁抱。

民與土的感情，就只能以曾經交合的真情煥美，誰說這是淫瀆，只能是一個嫖娼者心境的意思投射，就像一切種族主義者的言行一樣，叫人想在他們醜惡的嘴臉上，狠狠地吐一口濃痰！



成形的影

低着一頭蓬鬆的毛髮，像壓着一頂破草笠，侷促地走過喧鬧的金鋪，人們擁擠在那兒搶購價格暴漲的金飾，却是牽引不起他一絲的興緻。

跨過一條條擠滿汽車、冒着熱氣和塵煙的柏油路，似乎想甩掉那些刺耳煩人的車笛和馬達聲，逐漸加快了腳步，沿着人行道的方向走去……

……
天空劃過一聲叫囂，一片投影飛越人行道的前方，他慢了腳步，眯起滿是魚尾的小眼，呆望着遠去的黑點——一架舊式的軍用機發怔，手指頭在洞穿了褲袋子的裡捏算着國家的空防軍力——那是不久前從一本雜誌上看到的統計數字。

揮掉額前的汗水，他疲憊的軀體，一拐一拐地在人行道上繼續移動着，「破草笠」下的腦袋裡，映現了、吉海岸綫上那些浮腫發臭的難民屍身……幾個穿着西裝皮鞋，打着領帶的越南人，咬牙切齒地咀嚼着腐爛的屍肉，兩排枯黑的骷髏牙，閃動着金屬的寒光，像一把把鐵鉗子……項背上一陣痠攣，大白陽光下，他竟有一陣刺骨的寒意，不自在地縮起頸項，死命地摔了一下腦袋，却是摔不掉那把「鉗子」的陰影，他恐懼地構想着「鉗子」把寮國、柬埔寨和泰國的美麗地圖，一片片地砸掉，而西北方陰霾的上空也出現了一把更巨大的鐵鉗子，向着阿富汗、巴基斯坦俯衝而下，一塊塊地砸着砸着……兩把鉗子竟同一個方向地向着這一個半島迫近……。

他像一隻受驚的野兔，驚恐地跳進那一座灰白大廈的電梯，當他走出第十三樓的門閘而拐入一家文化企業出版社的辦事處時，室內熟悉的幽美情調，頓叫他不安的心緒也逐漸地平穩下來，當他搬出那些堆積的文件，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時，電話鈴却响了！

「哈囉……」是老板從分機搖過來的電話。

「什麼？」

「俄國人？」

他驚悸地望向隔着一層玻璃牆的會客室，兩個着灰藍西裝的高個子正也朝着他裂開嘴巴微笑。

「告訴他們，您不在？」

「哦……」

放下電話，他頭痛似地把十隻張開的手指叉進鬆亂的頭髮裡，死命地抓着頭皮，瞟向玻璃牆那一邊，兩張笑臉像泥塑的土娃娃一樣，依然不變地保持着剛才那個樣子，那個樣子，實在就是日本南侵之前，大量在國內出現的開理髮店日本佬的翻版，那些人後來一夜之間突然變成了軍官……

他麻木地站了起來，三年八個月裡被灌肥皂水的慘痛使他下意識地摸了一下胸口。

摔掉剛點着的香煙，沉重地走向會客室，他口裡低聲咀咒着——

「怎麼搞上這班傢伙？真是他媽的！」

死水誌

當冷冽的冰河在大地的顫動中展示它底霸道，翻天覆地的動變，令高山沉入地獄深處，令汪洋暴露在天角寒削的孤峯，大地如撒旦魔爪觸摸過的惡跡，一道道詭秘裂口，醜怪地裸露在宇宙睜睜的巨眼……。

它以堅貞護衛如鏡的碧澄，無視漫天塵煙抖落，渾濁中依然照見長空的高朗、照見海一樣的深沉，自傲的，是它自己信仰的一種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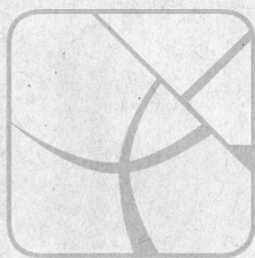
它以創世者的姿態，喚醒噩夢中的萬物，當塵埃落定，奇花異草已迫不及待織起人間第一點紅綠，把大地醜怪的面目刻意裝扮，鳥聲於是啾啾，虫聲於是唧唧，一切一切，都爲着新的日子辛勤地忙碌。

當萬物皆歡欣，喜慶花園錦簇的新生，它却唯獨沉默於憤世的孤寂，以漠然的高調遺世子立，它雖依然碧澄如鏡，却只照見自己的深沉、照見自己的高朗，它信仰的那一種堅貞却把自己禁固在孤獨的寂寞裡，不願穿破築起的泥岸，走向生活的節拍。

它孤芳自賞那一種戰斗而來的堅貞情操，自以爲包涵了宇宙中一切不變的永恒價值，而固恃它自己思想的節拍不與別人共鳴。

寂寞不能令它成爲聖賢，却成爲一潭死水，且日漸乾固、萎縮而終於發出臭味，它的思想、它的信仰以及它的堅貞，也一樣地跟着發臭！

大地上鳥語花香、山色水色，却更加妖嬈！



追日的狂徒

自從誘惑開始來自搖籃之外那一處閃動的光影，他幼小的心靈就已孕育着一股燃燒的力量。

他只能力不從心地揮動無助的小手或狠狠地蹬踢濡濕的尿布啼哭，給他以血軀與命脈的娘親，也無法和他心底無聲的語音取得共鳴，當她自作主張地施予藥物與呵護之下，他唯有再一次無

可奈何地停止他慾望的騷動，那一股神祕的力量就這樣一直潛伏着伴隨生命的成長，也一直支配和左右着他的命運。

每一個人都有這樣一個神祕的生命之謎；或者自覺它強烈的撼動，或者不自覺地任由支配，每一個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接受它而展現生命的面面形態。

自古來，我們一直傳誦着夸父美麗動人的死，他的死也是開天闢地以來唯一最純最美地體現那一個生命之謎，也最具體地爲那一個謎作了鮮明的詮釋。

夸父僅以他純如幼小心靈中燃燒的慾望，狂熱地撲向他心目中美麗的太陽而不管它相距究竟有多遠，他心裡只有一個信念：

「抓住它」！

太陽眩目的光芒，彷彿來自搖籃之外那一處閃動的光影，激發了夸父心裡那一股神祕力量的騷動而令他瘋狂地奔越一個又一個高山峻嶺，強渡一個又一個的險潭惡谷，一直到了大地的盡頭，浩瀚無垠的汪洋驕傲地橫阻了夸父的去路，然而夸父生命的火花已在衝擊中爆發，氣勢之猛可吞山河，當他一張口、一吐氣，萬馬奔騰的巨浪，盡歸他無底的胸懷，斯時，天地動、鬼神泣，

驚雷緊扣着萬籟的激昂旋律，高奏一曲你說它多瑰麗就有多瑰麗、你說它多悲壯就有多悲壯的動人禱歌！

…………層層稠密的雲彩，在千萬道金光暴射中，湧自夸父緩緩倒下的身軀，禱歌長長的韻尾中，夸父終爲他美麗的太陽所焚化，瀰留的一刻，他底眼睛猶跳動着點點興奮的異彩。

夸父雖然不能以他血熱的手，觸摸到太陽的美艷，然而他却是完完全全地爲太陽之美而死！他不曾有過一點猶豫，而是一心一意的將自己毫無保留地奉獻，他的勇氣來自一個曾經匿藏於幼小心靈中的純潔意念。

每一個人都有他心中欲追的太陽，文明一直在向人類靈魂深處那一股神祕的力量挑戰，我們現代人要追尋、要抓住的實在太多，不管能奔越多遠，只要有勇氣爲他心中太陽之美而死，他就是偉者！

夸父倒下之處，不是每一個人可能到達，只要你是爲那一個一直在心中燃燒的意念而死，你所踏出的每一步、每一個創傷、每一個結疤，都是生命中最令人暈眩的美。

擁有生命之美的人，他們都毫無猶豫的願隨夸父一同焚化在美麗的火焰裡，讓他們冰冷、透明、遊離的魂魄，綴上繽紛鮮明的彩虹。

如果說，夸父的死，竟給混沌的人世間添點了萬象的瑰麗，那些蹈湯赴火的後來者，也必是苦心孤詣要爲人類的未來抓住點什麼，願天下知者，能在他們荒涼底墓前時常獻上一束純白的鮮花……………。

（己未孟蘭日）

一種民族

猶太人是一個有很多笑話的民族，那些笑話都極盡侮辱和嘲諷的能事，但他們終於有了以色列，國雖小却沒有人敢不把他們放在眼裡！

吉卜賽人算是最可悲的了，却也強悍地生存，却是避之則吉，因為有好些年輕的吉卜賽的確是很會給人麻煩的。在完全不屬於他們的土地上，外人盡管如何厭惡

有一種民族是最可笑又是最可悲，雖然海水所及的土地就有他們的踪跡，他們却只能在各地的大小城市裡裝飾繁榮，就像日本街頭常見的活廣告一樣，其實不管他們如何有錢有勢，只要稍有風吹草動，即刻原形畢露，一個個像土老鼠般縮頭縮尾地鑽進地洞裡，引頸待割，胆量大點的也不過逃呀竄呀，好讓劊子手們追呀殺呀找點刺激的娛樂，要不然嘛就大批大批地讓人家驅往戰地當砲灰、擋子彈、填陷阱、踩地雷，一個個毫無反抗地死於非命。

人家說，這是善良的民族呀！如此善良，看來倒該讓我們的孩子來日個個都是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



小國寡民

「大象相爭，鼠鹿遭殃」，這個世界本就是在沒有弱者的一席位子，要生存就只有想盡辦法在夾縫中閃閃躲躲，以求保命，要是不幸還被「象腳」踩中，那也只好認命，這大概是達爾文所謂「適者生存」的最好詮釋了。

別以為公理可以悍衛一切，聯合國算是最完整和最具權威的公理維護組織，然身為會員一份子的小國寡民者，不見得就有舉足輕重的份量吧！

公理只是大國和強權用來殘踏別人的「象腳」，小國寡民者若有自知之明，當面對那些正以美好的姿態沓沓而來的「象腳」，即當刻不容緩地破口大罵，揭其爛頭也罷、挖其臭腳也罷，只要能徹底暴露其掩飾的意圖，說不定自己還能活得長一點或者就此令對方知「煩」而退！

最糟的是一類不知自量的小國寡民者，自以為公理之下人人平等，居然妄想與強權大國平起平坐，不但起步迎着「象腳」婆娑起舞，心裡還盤算着怎樣施展其美妙的「幕後協商」和「均衡外交」哩！

這一類弱者的下場，相信在歷史的篇幅裡不難找到，就算不被踩掉，也只有被踢到人家陣地裡當砲灰，替別人的利益送命。



革命？

歷史上所謂的「揭竿起義」也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人民革命」，本是可歌可泣的爲救萬民於水深火熱的一種行動，沒有聽說「革命」是把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中的，要是有，那不叫「起義」，也不叫「揭竿」，更不叫「革命」，而叫做「造反」、「叛亂」！

現在的「革命」就複雜多了，「揭竿」和「起義」這樣古老的字眼無論如何是解不通啦！因爲，現在的「革命」是把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也通、把人民趕盡殺絕也通、把人民帶回原始時代也通、把人民當砲灰子彈也通、篡權奪位也通、公報私仇也通……總之，「革命」就像萬能膏藥，有痛止痛，無痛補窟窿。

「革命」既然樣樣都通，英雄與狗熊也就分不清楚了，以反侵略鬥爭自命的英雄，叫得出比狗熊更具侵略性的調調不再是什麼怪事，而民族解放運動出身的革命政府，却像狗熊一樣當人家奴才讓人差遣也不再是耻辱，還有以反君主體制而奪得政權的「救世主」，到頭來不但專制加法西斯，就連女人也得強制黑紗幪面見不得天日，還有，爲了加強思想「革命化」，竟把小女孩的門牙打甩，最後還迫得她發神經上吊自盡，總而言之，如今這世界到處充滿了「革命」，狂夫瘋子盡堯舜，三教九流皆英雄，「革命」豈是「揭竿」那麼簡單。

我們未來的學者們，就算編一本廿四史那麼厚的字典，也解不了「革命」這兩個字的整個內容。



草藥

常見家裡的小動物病了，都靠自己生存的本能，尋找一些不知名的野草嚼吃，然後激烈地嘔吐一陣，過幾天病居然好了！

一位老鄉告訴我，山裡的野生動物，這種治病的本能更強，有一種深褐色、形如山雉而喜在灌木叢裡築巢的飛鳥，能把雛鳥一雙折斷的腳骨完全治好，效果比專科銹打醫生還要高明！

人類也有這種本能，華人的草藥治療其實就是這種原始本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神農嚐百草算是開始了草藥應用經驗的累積，而後才發展成有系統的中醫中藥。

下階層的人們對於草藥的認識非常普遍，尤其是鄉下人，家中老少起碼都具有應用草藥的些許經驗，好些靈驗的祖傳藥方在每一個家庭中互相傳遞和應用着，沒有正式中醫師的指導下而己抓藥治病的土方法雖非屬正確的中藥治療途徑，但由於有很多實際的治療病例，人們對於土法的草藥應用的信賴因此不輕易被動搖。大抵這種方法已成爲他們生活的一種本能且似乎更有親切感，這也許是長期來必須靠自立更生求生存條件下所形成的「求人不如求己」的心理因素吧！

自小在鄉下長大，也感染了對於土方草藥的信賴和親切，身體有病，除非草藥實在無能爲力否則不肯看西醫！

記得小時，因家裡養了數頭豬，每天都要和年幼的妹妹到野外林邊的沼地裡採割野茅和浮萍，常因爲跌倒擦傷或割傷，都懂得就地找一種俗名叫「都必草」的小灌木葉子，拿到嘴裡嚼成稀巴爛，然後敷在傷處，竟能止血止痛哩，有時則因爲吵嘴，光起火來拿石塊扔破了額頭，傷勢雖

然嚴重，也是用「都必草」急救的，結果也很見效，其他如招惹了毛虫則用橡樹的膠汁塗抹癢處；讓草蜂叮了則用野茅莖裡擠出的液汁敷上止痛等方法，既有效而又有就地取材的便利，這是正統中藥方裡找不到的而鄉下的孩子却幾乎都懂得這些自救土方。這般治不了大病的粗淺手法似乎跡近於小動物的自救本能，但是，在往後一段窮困飄泊的日子裡，我才真正體會到它的親切！

離開中學後所面對的社會環境是一般華校生所必須經受的自生自滅的挑戰，不曉得聽誰說過這麼一句話：

「華校生就像是一隻衆人遺棄的動物，他必須靠自己的爪牙戰鬥而成爲頑強的生存者——狼！」

這句話雖然偏於憤慨，却是真實地道出當時華校生在這個社會上面對巨大的人爲不利因素，而說明大多數華校生的成功都不是僥倖的！

我當然也希望自己成爲既有自衛能力而又有攻擊性的狼，然而成爲狼並不容易，你必須在任何惡劣的環境中求取生存條件，不能像癩皮狗般一味找有骨頭扔下的枱底下兜，在環境愈惡劣的情況下，你愈不能倒下，精神上的頑強固然重要，然而，病却能拖跨你的精神支撐，你必須有像野獸般的治病本能，因爲你實在花不起看醫生的錢！

有個時期常失業，而偏又多病，好些同住的房客和房東，見我常在屋前屋後、溝渠牆角，低頭採集不知名的小草，然後又拿回去自製些古怪怪的草藥劑，大家都以狐疑的眼光看着我這個失業漢，甚至還覺得好笑，病了還得像野獸般自己找「草」吃，那種心情當然沒有人可以體會！

一次在一個小鄉下病倒了，腦袋昏沉得站不起來，更不用說出外找草藥自治，那裡的鄉下人家大都懂得我那一套，關係好的鄰居便爭着弄些自家的草藥湯給我服食，盛情難却，也不管它甘甜苦澀，來者不拒地一味往肚裡灌，一直灌了五六天，却是每況愈下，最後連起床也有問題，結

果要勞動一位好心的嬸嬸破費，到鎮上請中醫師來診治，診斷的結果是「氣虛火旺」，灌下去的大量寒涼草葯湯不但兩頭不討好，且大傷元氣！

經過那一次教訓，對於草葯的應用是比較謹慎些，然而並不因此改變老習慣，許多普通病症如傷風感冒、喉疼發熱之類，也還是要自己一手搞妥，我非常清楚亂投葯石的危險性，但對於自己應付環境的本能却一直抹煞不掉！

(七八·九·十三)

小店老板

容，笑容的眼神裡閃爍一點興奮的光芒！

他是小店的主人——小鎮上第一個天還沒亮就起身的老人，他的小店也是鎮上第一家開門做

小鎮尚彌留於寂涼的月色裡。長街盡頭，一扇小小的店門，枯澀地拉開一條窄窄的縫子，緩緩透射出一盞鬼火般的燈光，一顆乾瘦而灰禿的腦袋自縫中擠了出來，留神地傾聽一會遠處轆轤而來的單車響聲，然後，灰白的、短短的鬍子渣間，兀地裂開一條黑暗口子，展現一個含糊的笑

生意的獨家店號，沒有其他店號會與他競爭，其實只要掀開小店的幾片板門，就一眼望穿，那不過是傍着人家板店建起的七呎寬、十來呎長的棚子，靠裡邊的一部份還隔開了當臥室和廚房。店面擺的也不過是一般雜貨店裡最常見的幾樣質色，如鹹魚、蔥蒜頭等等，却都是便宜不過的劣等貨，人們常笑說老人店裡的蔥蒜頭總是不見皮的，就像老人的腦袋一樣又禿又老，當然比較像樣的也不是沒有，比如擺在當門顯眼處的幾包麵包乾和幾桶硬梳打餅，因為常銷是不致於發霉和做過手腳的！

天亮之前的這一小段寶貴時光，即是小店一天裡頭門市最旺的時刻，好些摸黑趕上工場的人們，都會順路買包香煙或煙絲火柴，有昨天裡忘了購買當早餐的餅干和麵包干或膠工點頭燈用的火水什麼的，可用不着担愁，老人小店雖小，這幾樣東西總一定是有的，生意瑣碎得可笑，也實在找不上幾張花花的紙鈔，但却已足令老人樂得拉開黑洞似的嘴巴，有板有眼地哼幾句老生戲裡的叫板，因為只有這一小段時光屬於老人的，一到白天，老人就只有像貓頭鷹一樣，匍匐在小店黑暗的一角，眯起眼縫兒打盹！

老人年紀已經過了一甲子，還是孤家寡人，數十年來一直和小店相依為命，也說不上寂寞什麼的，大白天裡除了打盹之外，總是有三數白髮知己的「老」朋友，到小店來和老人一塊閒聊和唏噓當年一番，或聽老人訴說那個不知重覆了幾千百遍的有關小店的滄桑故事。

這個故事，鎮上幾乎是家喻戶曉的，大家都知道這小店本來並非眼前這般可憐兮兮的風光，在「日本鬼」還沒到這「抗日據點」插黑旗、放火燒光鎮上的屋宅之前，它還是一棟雙層的板屋，經過那一次蹂躪後，全鎮幾乎被大火夷為平地而唯獨老人的小店居然還殘存半壁江山，過後老人就那些殘牆斷柱加以修修補補一直維持到現在，所以人們見到的小店，不但比一般「光復」後的建築物窄了一半，同時也短了一大截，而且鎮上已進入電燈時代了，老人的小店却還停留在火

水燈世紀，唯一令老人驕傲的是它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如果有誰不信的話，他隨時準備帶他到屋子裡去，向他指明那一條柱子或那一塊牆板是戰時留下的，雖然屢經修補後已所剩無幾，總還是支持小店的骨架，聽老人說得懇切，不信的也得信了，只要誰諾諾地點幾個頭，老人就勢必敬茶敬煙，引爲知己！

小店有個怪現象，就是常見孩子們在店前流連和嬉戲，有時孩子多起來簡直像幼兒園或托兒所。老人大概喜歡孩子，不但不轟走他們，有時還派糖子或要孩子們跟他一塊喝那種一小杯一小杯玩具似的「功夫茶」，大多數孩子是鬧着好玩而皺着眉頭吞下，有幾個孩子却居然染上了這種「雅士之風」，常到店裡找老人一塊「品斟」，然後聚精會神地聽老人談神說怪，只要老人幾杯濃茶下肚，故事可特別多哪！

去年尾，小店右邊周圍一帶的空地，由地方議會批准撥給一個剛成立的合作社作爲發展商業的地段，老人從來就沒辦理過什麼地契的撈什子而只是花了一筆儲蓄自一位遠房親戚手中將店子承頂過來，數十年來一直平安無事，沒想到驟然間要面臨迫遷的噩運，這一打擊，老人似乎給嚇昏了，整日往地方上有頭臉的人家裡走，哀求人家給他想法子，有些好心點的，見老人又哭又跪，只好答應他向有關部門說項，結果是完全絕望，老人却還不死心地一家一家往有頭臉的人家裡去跪去求，有時還見老人佝偻着乾瘦的身子給人不耐煩地攆出大門口。

大約過了半個月光景，老人似乎平靜了下來，不過大白天裡總是躲在緊閉的店門裡避不見人，而一到傍晚時分就會獨個兒坐在門檻上，對着大街喃喃自語，時爾搖頭嘆氣。

老人陰沉沉的臉孔，再也沒有繪聲繪影的故事說了，孩子們也不上他那兒嬉戲，也不跟他一塊皺着眉頭喝那濃濃的苦茶……

那時候起，老人的身體開始不太好，時爾無故染恙，一般老相交還常上門看他，不過老人總

是躺上四五天又沒事了，沒事時又到門檻上獨個兒坐着喃喃自語，日子久了，人們也就習以為常，不再為老人的不幸而寄於同情的嘆息。

就在合作社開始聘人清除小店周圍空地的雜物後的三四天裡，老人又突然沒在門檻上出現，隔鄰一位好心的老媽子由於不放心，便前往探視，當她推開虛掩的店門，却見老人一動不動地萎縮在平日打盹的那張舊籐椅中，嘴巴微張着，像是在喃喃自語而深鎖的蒼白眉毛下，低陷的眼洞裡那一雙圓睜的眼珠子，却空空洞洞地凝視着似乎很遠很遠的地方……

蝶生蝶死

雨後，風清日麗。

彩蝶蛻化自蛹，飛入花花世界……

「生」果然是一種美，因為她未曾看過這麼美的世界——雨後一塵不染的大地，也未曾在這種美的境界裡留連過，於是她帶着滿心的喜悅，遍處瀏覽而不倦。

她終於還是倦了，沾了滿翅的塵垢，停下盛開後一朵欲謝的花。

不止是她倦了，方才那還是一片生意盎然的美麗世界也倦了，也沾滿了塵，彷彿在逐漸褪色，她惋惜地撲打着無力的翅膀飛起，但是，美麗的確已經消逝，她越飛越覺得無聊，終於停下喘息……

是美麗的世界過於虛渺，抑或是自己的青春過於短暫？

沒有人告訴過她，美的東西總是短暫的，但是她竟然也懂了，因為，死亡已經佔據着她身體的每一個細胞，雖然每一隻蝶的生命都是一樣的短促，但她正是盼望自己有第二次生的喜悅，當然這只是一廂情願的盼望吧了，她美麗的翅膀已開始僵硬！

彌留的時候，無意間看到足上一點殘留的花粉，灰白的心境裡突閃過一抹彩霞，片刻間她竟不再為死亡而頹喪，彷彿她所盼望的第二次生的喜悅已經出現，然而就在這時候她冰冷的屍體已經跌落花下，與落花一樣即將成為數日後花下的泥，「第二次生的喜悅」彷彿並未出現？

有！彩蝶在她死前的一刻已經知道，她將在下次風和日麗的雨後出現，因為，她已播下第二次喜悅的種子。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執筆以後，才發覺這一條路，是如斯的寂寞；而我竟走了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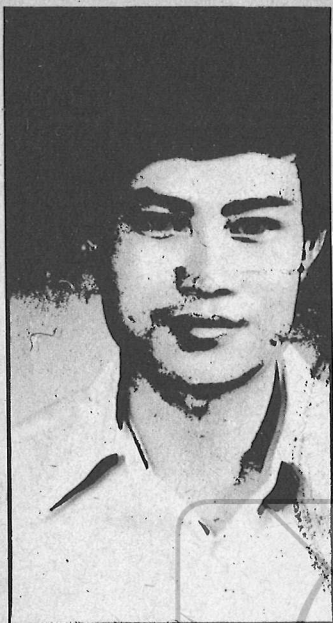
十年只不過是一小步；曾靜靜的想過，若再選擇，我還會繼續再走下去。十年並不長，決定再走三十年。

十年來，沒見過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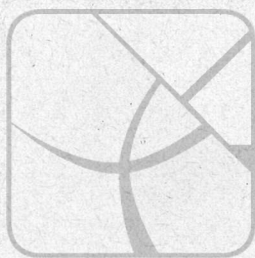
麗的景色，只有風沙一片。再走下去，希望會有「奇景」出現。

出合集，並不興奮，也沒有美麗可言，只不過想減少一點遺憾！

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梁紀元
1951年10月29日
生於玻璃市
現任雜誌主編
1978年第一屆文學評論獎
(大馬華人文化協會)



過客

這兩年來，我常搬家。每次搬遷都沒有帶給
我什麼，只知道我又將遠行。沒有惆悵，連離情
別緒也沒有。總之什麼都記不起，好像我並沒有
到過那些我曾經駐足的城鎮。許多人事皆變得如
是煙遠。雖然搬家只是最近兩年來的事。

每到一座城和小鎮，住沒多久，背起包袱，提兩袋書籍我就走了。沒有告別和揮袖，走得似
乎很夠瀟灑，一點也不神傷。如是者二年，連感情也變得冷酷兼冰冷。東西南北匆匆來去，丢自
己像丟塊掉進水裡的石頭，只冬一聲就消失踪影，間中雖引起波動，我却忍不住自己漣漪。

在生命的過程中，可能已遺失了離別和歸去的感受。家園快成爲歷史中古老朝代的遺跡，只
能憑吊，不復燦爛和輝煌。去到那裡，潛意識裡會這樣告訴自己：這只是一個駐足，沒多久你又
會提着行李走了。一座陌生的城又將在你眼眸亮起，生命裡會駐足過的許多城，彷彿已不存在。
深夜觀看星星，雖遙遠却很真實的貼近我，無論我去到那裡，這些星辰都一直尾隨着，只要我仰
起頭就能看到它，始終不會離去，也許在我底生命裡就只有這些星星了。

在北馬時我搬遷了好幾次。從馬泰邊境到玻璃市然後米鄉亞羅士打。在泰國也一樣常背起包
袱。從曼谷北上喃邦然後再到馬塔，最後又折回曼谷。結束泰國的生活坐機往返峇島時，在藍天
白雲間，頗有回返家園的興奮。在興奮裡我忽然感到極度的疲憊。想起牧羊奴的詩句：

你因而走得更遠

你必須走得更遠 破滅的

你流淚 像雨中的湖

Home, Sweat home

幾朵白蓮

讀這句——Home, Sweet home 真叫人心酸，激動裡湧現幾許不安。你還會走得多遠？疲乏去想，我沉沉閉上眼睛。感覺裡，飛機在飛行中，忽然亦因此而微微震動。

這次雖回返板島，但是板島的陽光海岸仍然築不起一道防波堤。逗留已成一種奢侈，我這一隻浪呵！還沒等島上的陽光把我的膚色晒黑，我提着行李又走了。晚上十時卅分在峇六拜機場起飛，飛向都門。在星空俯望八打靈的燈火和吉隆坡的繁華在相互輝映。在一片燈海裡，我恍惚看見許多城鎮，泰馬邊境，亞羅士打，北海和板城還有曼谷。這些邊疆、海島，異域，諸般燈影，團團在我眼眶亮起、瞬間又熄滅。衆裡尋覓，驀然回首，燈影竟如此闌珊。這許多我會駐足的城飛成一隻流螢在我瞳眸隱去。

生命恒在變動，如是不息。數度搬遷，南下北上，天空和我和大地已不復分辨。兩年來的江湖，說古典一點也不笑傲；談現代只得形色匆匆。南下北上，東西去來，行程盡是塵埃滾滾，還沒來得及把這片塵色彈掉，六月中旬，我又再度搬遷。

新居門前有個山坡，週圍沒有其他房舍，拉浪草長滿其間。搬來以後，我常望住這個山坡出神。每天風吹不息，拉浪草像浪花一般湧來、不分晝夜。晚上雖看不見拉浪草的擺動，但是傳來的風聲更湍急，滿窗風動。

以後的日子，我一直告訴自己我要到對面的山坡走一趟。但是一個月以後，我仍然未曾踏足這個山坡、也不會置身拉浪草之間，聆聽風聲如何走過。每天我望着這個美麗的山坡和那片拉浪草，一切都沒變。風聲仍在，只是我仍然沒有走上這個山坡。當有一天我離開這裡時，山坡上的拉浪草仍然會一樣搖曳着那一片青青草色，一切都沒變，風聲仍在，唯一不同的是我又將離去。許多年以後，是否還會記起，記起這許多變遷……我緩然閉上眼睛，拉浪草紛紛向兩旁飛逝。遂想起沙禽的詩句：天空和我和大地 也並非沒有改變。

相聚和團圓

在我的記憶裡，每一個農曆年都是紅色的。

從很小的時候已經被染色了。一直到長大成人，怎樣也揮不去。這片紅色，濃如一團春意，暖如一牆爐火。歲末時候，感覺裡，總有一團紅色圈緊我。我想是爆竹紅圈起的，還有傳統的紅包。圈緊着的我已不再是孩童時，一件新衣和紅包就

喜悅的單純。從單純到寂寞到孤獨到成熟，現在已淡泊自如了。每一個人都在紅包和爆竹紅裡逐年長大，成熟。長大以後才知道農曆年已不再是一個節日，而是整個生命。你看見歲月消逝，也看見時間走來。

除了爆竹紅以外，我也想及黑夜裡堆起的熊熊野火，開滿紅花綠葉的花圃。在這個曾經古典今是現代的傳統節日裡，我們該想些什麼該做些什麼！想我們的國家，生命和歷史，世界的紛紛擾擾……。站在兩個年的交接處，有點像坐在吉隆坡火車站的列車裡，向南揮手，轟轟北上。人雖北上，却向南遙望，心裡充塞着過去和未來的感受。天地雖大却好像只剩下這麼一個火車站。火車北上時，恍惚裡又像是南下，多麼難割捨的人生。叫人感到幸福，也叫人落淚。

大年夜還未來到，大紅燈籠已把農曆年掛得又溫馨又濃郁。那種氣氛把人映得色彩繽紛，在繽紛裡，夜把人捫得如此充實。我也想到，我身上流着的血液和大年夜一樣的殷紅。

想往年，可以放爆竹。在板城，車子經過板榔律時，整條馬路都是紅的。在關仔角，爆竹紅鋪滿人行道。防波堤上，你看見，那是真正的新年了，已經向你走來。

想及節日就逼在眉睫，搖個電話給振軒問他在那裡過年，他說回司南馬，順道渡海去板城。

想到燁不知是在怡保還是回板島，感觸頗多，節日把大家吹得行色匆匆。走過，我看見巴士和德士車站的苦候，火車站裡的人潮。一片匆匆，有回家的，也有踏上旅程的，揉合着些許孤獨和寂寞。看盡一屋屋的燈色，每一家的飯桌都是圓的嗎！月有陰晴圓缺。年輕的一代，在時空的沖擊下，飄零在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月只剩下上弦或下弦。甚至只有彎彎的一圈弧綫。你的周圍，處處燈火，家家掛起大紅燈籠。

我的年曾在玻璃市過，也在馬泰邊境過；更在泰國星加坡，跟着是板島和吉隆坡。團圓雖沒成絕響，却也支離破碎。除夕晚大年夜有人在加拿大渡過，有人在日本寫歲。其實想想，不論你是在湄南河，或是泰晤士河，世界是圓的，每條河流都匯向大海，大家都在團圓。更何況是南下北上，東西背立，都是我們的馬來西亞，這個生於斯長於斯的國土。

每個十七八歲的孩子都易感節日的寂寞，孤獨的守歲。其實生命本身沒有孤獨，節日不幸是個多感的孩子，在某個晚上或深夜讓你如此赤裸的透視自己。當節日走過以後，大家都會長大。記得有一年，大年夜，過檳榔律去找燁，他正穿一件背心，獨自在燈下做微積分。就爲了那隻穿着背心的身影，我寫了一篇散文給他，至今仍沒有忘記。

年卅晚，湄從板島坐夜機來吉隆坡。晚上十點半，她從峇六拜機場起飛。十點卅分，我也從八打靈驅車往梳邦機場。一路上，路上閃爍的車燈好像熱鬧多了，又似乎比平時清冷。踏上月台的時候，有一架中華航空的客機正在起飛，可是載着異鄉人回返台北市？在機場跑道上的燈火很整齊的向遠方伸延，越遠越淡。和八打靈的燈光遙遙映輝，你所看見的是異鄉人的落拓還是家園的燈火。飛機一起一落，是相聚還是分飛。抬頭望，這些飛鳥盡在空中，呼嘯來去。世界好像離得那麼遠，却又近在眼中。你只眨一下眼睫，那隻華航已在台灣的上空，或者台北市了。

十一時零五分，一團強烈的燈光在黑暗的天空裡閃爍，一隻飛鳥徐徐下降，很準時。板島到吉隆坡，三十五分鐘。人類的文明已把距離全縮在眼眶內，世界雖大，也只不過是藍天白雲而已。

。 看着湄從機艙走出來，我不知道那是屬於相聚還是團圓。只有我們二個人，家園遠在跑道的另一端。節日是什麼我已不知道。或者只是一個匆匆走過的行人，你好像已忘記，却又記得那麼清楚。

湄帶來了二支洋燭，足夠燃燒到黎明。除夕晚零時，兔子悄悄走過，龍乘雲而來，對着滿房燭光，我不想說什麼！我把一切都擁進眼裡，塞滿心間。兩支燭光靜靜的在守候。

聽雨聽雨



且聽整個世界都在下雨，小小的馬來西亞正穿起一襲雨衣，任雨點滴滴答答的響起來。整個吉隆坡和八打靈皆走在雨中，且已匯成千箇的雨，滴進我的耳廊。聽雨聽雨，我已是窗外的一片雨聲。

聽雨呵你且聽雨，雨聲紛紛沿着海洋和大陸走來，輕輕柔柔，細碎和潮顯；不帶槍聲，也不帶炮火。美麗的雨，有來自湄公河岸蜿蜒南下的湄南河。來自海洋，從暹羅灣轉入馬六甲海峽。

也來自南中國海。地中海和印度洋太遙遠，聽不到來自那邊的消息，只感覺風動，夾帶絲絲沁涼。

聽雨聽雨，我帶着一片雨聲，從湖濱公園迂迴走去。北上北上。專程北上，染一身太平湖的煙波，披一衣水色，飄飄遠去。臨北海渡水過板城。站在你窗前，我看見你的睡眠有許多我的影子，一如窗前雨，點點滴滴點點。彷彿聽見有人唱，唱男孩在想念他的女孩時已變成一個雨人。聲浪很輕，很輕。我傾耳欲細聽，盡是飄飄雨聲……。

寒夜二三點，挑燈看雨，雨中看夜。廿多年曾採集的雨聲，一下子都從記憶裡傾洩而出，和燈外的雨纏綿起來。在纏綿裡，不聞茉莉香，也不是玫瑰香，在層層冰涼裡自有一種沁鼻的芬芳。

微吸一口氣，就可以攫住整個那種沁鼻的芬芳。芬芳芬芳，我的呼吸竟如斯雨聲。滴滴答答，點點滴滴，和雨聲一塊唱着，唱着子夜老去。窗裡窗外，我的身影靜寂的只剩下一滴——雨聲。

忽然想上升旗山聽雨，聽雨聽雨，滿山皆響，在樹樹之間，盡有許多靈氣和神韻。遠眺深山林中的佛廟，看佛隨着山霧裊裊升起，頓覺塵間世物，如此俗不可耐。

聽雨呵聽雨，我已置身在山水之外。放眼世界，只有雨聲，沒有槍聲，烽火已熄滅，整個世界在雨聲中變得平靜和柔美起來。俯視我們小小的馬來西亞，穿一襲雨衣和一頂雨帽，兩眉冷雨。燈下看夜，聽雨，我在八打靈也在檳島也在……聽雨聽雨，我已是窗外的一片雨聲。

千年花燭

燈熄以後，你的髮向枕邊散開，花燭般亮開了一個初夜。打更後，你雙頰駝紅，埋首在我的胸膛吹氣如蘭，凝聚一團濃濃的春夜。千朝化不開，萬年不醒。

（側耳傾聽，有打更的聲音走過，還有一絲絲遠處的馬嘶，遙遠的蹄聲。今夜有唐朝的濃郁

，有宋朝的纏綿，我已躺在遠古的花燭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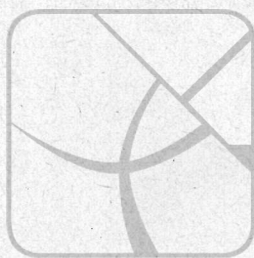
整個世界都醒着，獨有你的鼻息，仍在我的臂灣裡蜷縮。一室的黑暗，耳旁你的呼吸輕輕，我的心跳那麼靜和你的髮纏在一塊。

摸着桌上的烟，燃起一支。火光劃現你的睡眠，如此羞紅如此妻子。你的體溫觸手灼燙，忍不住要吻你。你輕輕的蠕動，震撼着我，從古典到現在，幾千年了，仍然一般花燭，那樣映紅你，那樣點燃我。把你的蠕動握在手掌裡，按在心上，久久不散。呵怎麼能不愛你呵怎麼能……窗外，雨細碎下着，在雨聲中可以聽到一絲風響，揉合在你的鼻息和心跳裡。窗簾掀處，帶起一窗風動，驚嚇你雙眉，你瑟蜷着身子，小鹿般向我胸膛貼近，沖起一室體香，撲鼻微醉。我的嗅覺在這小小的世界裡激蕩不已。

我的手從你髮上落在肩上，沿着背脊滑下。我貪婪的去尋找某些熟悉。像那年我們走在板島的海岸上，沙灘細雨，像那年我們站在山上，山清霧冷。你的鼻息和體香把夜燃得火花般乍響。我在你耳旁吹息，無聲的向你細語我要用一生來呢喃一句話。

夜盡，風雨已歇，一室幽幽，滿房溫香。沒有打更的，風靜，街寧。犬聲寂寂。你的鼻息均

均，那是唯一的聲音。夜在你駝紅的臉上熄去，在我瞳眸亮起。
明晨，我要告訴你，我擁有整個世界。



十月初一

我的手掌紋上，有一條直往水星陵上升的紋綫。根據手掌學來說，那是直覺綫。對於一些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會有一些預感。時常，我會感覺到將有一些事故就要發生在我身上，對於這種奇異的感覺，我感到既驚奇又害怕。我並不迷信，不過我的直覺綫是破斷的，象徵着一些不幸。

那跟我飄泊和不幸際遇多少有點關係。我就時常看見一些破滅的形象在我腦海中出現，雖然如此，我仍然不相信命運，不相信上帝。我否定過一切，包括神及其他。我只相信自己，我本身若不存在，所有發生在我身上的過去都會不存在。

那天，翻開日曆的時候，我看見十月初一，一個日子，屬於我的，只有我才會想起它。還有我的女孩，她是在十八年以後才知道有十月初一這一天。看着看着，十月初一忽然變成一股很淒清和寒冷的感覺在我心上升起，一直升向白雲深處。雖然距離十月初一還有廿一天，我寫信告訴我的女孩，十月初一這一天，會吹一陣風，下一陣雨。那一天我不想看見星光和月色。

十月初一早晨，陽光很暖的晒在我頭髮上，身上。在清冷的晨風裡，像穿了一件很暖的寒衣。昨夜被窩裡的倦意和夢境都化作株株陽光。我走着去醫院的路，雙眼一直望着右手用鐵支包紮的傷口；心想今天應該可以拆去這些苦難的枷鎖了。這個月裡，每天都到醫院去檢查傷口和換藥。醫院永遠是那麽擁擠，護士的白衣白裙，醫生的白袍永遠漂白了病人身上流出來的血。在他們身上湧出的永遠是一片紅，就像我右手包紮的傷口，每天都滲出一灘血紅。醫院內外，我看見人間竟有許多不幸和痛苦，一如醫院的擁擠和騷動，不停的在我眼眶幌動。很不幸的，在這個月

裡，我也扮演着如此一個角色。

拆下包布和鉄支，醫生看了看說很好，傷口慢慢就會完全復原。明天開始可以不必再到醫院來檢驗了。好像在告訴我：你的苦難已結束。望着似乎被機器割斷的拇指，長而深的傷口已結疤了，仍然醜陋和浮腫，雖然已不處於送來醫院時那片急驚風裡，這一次意外，我似乎失去這隻拇指。

下午，我提着一個包袱和一箱書，離開了這間住了四個多月的古老大屋。我提着行李遠去的時候，沒有轉回頭來看它一眼。我走向巴士車站，上了開往「馬塔」的巴士車，等待巴士的開行。太陽照着來來往往的巴士車和過客，和揚起的滾滾塵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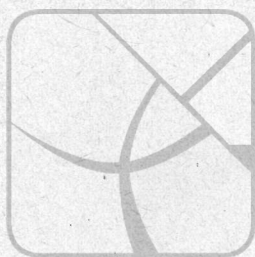
黃昏時候，我走向古老大屋斜對面半山的寺廟。那位緬甸僧人站在黃昏裡，向山腳下凝望；我從山腳下的小徑走上去，他站在小徑盡頭的山丘上，山風吹着，他的僧袍飄動着一山的黃昏，把山丘染成一片金黃，連青山也閃着一片金光。

我雙手合十向他行禮，他笑着問我：你的手好了？我告訴他今天可以說是脫離苦難了，早上才去醫院，下午搬家。今天我一直感到很憂鬱和不快樂所以就跑來了，並告訴他今天是我的生日。他哦哦連聲，邀我到殿堂去，說要給我講篇經文。當他講完後我仍然不甚了了，或許是我的泰語不好吧！所以聽不懂。我皺着眉頭看他，他叫我盤膝坐好，用菩提樹葉沾了些水，向我臉上，身上潑下，開始給我吟誦梵文。梵唱在莊嚴和冷寂的殿堂響起繞着我遊走。在一片龐大的梵音裡，我感覺到我的衣襟飄飛不止，我在冉冉上升，睜眼，眼前竟是隨手可掬的天籟，眼看就可摘下的星星，瞬間，萬點星光却已消失不見。我看見的只是從屋子裡透出來的燈光，這是人間，不是天上。就像站在山頂上，往下望去，一片燈海在你眼窗閃爍。當你回到山腳下時，那片閃爍的燈海已消失不見，一如萬點星光在眼瞳消失一般。

我猛然睜開眼睛時，梵音已在我身上剎然而止。眼前，金黃的佛像仍在，緬甸僧人仍然坐在我面前，四周仍然是古色古香的佛殿，一燈如豆，映現着緬甸僧人黝黑的臉孔。我悵然起身向他告辭。穿過廟廊，朱紅色的欄杆像我傷口上的血，殘缺的雕像像我古老的童年，在我走過的時候，都齊聲喊我，來至廟外，我問他：今晚會不會下雨，他抬頭看看天色，笑笑說：回去就會知道了。

躺在床上，窗子就在我頭上，我可以看見窗外的天籟和星光，那個梵音曾帶我去過的人間。唉！那只是另外一個人間，星光並不存在。一陣風吹來，窗門拍拍作響，我感覺到風拂在我身上，帶着一些冷冷的雨絲。下雨了！我興奮的爬起身，站在窗前，星光已不見，雨開始下了。滴答滴答的從每一間屋頂和每一片樹葉上傳來，又溫柔又美麗。我在等待，我知道只要過了午夜零時，廿三歲就要遠行，他會對我說生辰快樂。我聽見他的涉水聲，他在呼喚我，像小河在喚風，像小河在喚雨，又親切又淒楚。我看見小螢火虫的童年走過，我看見騎着白馬的男孩走過，我看見我看見……許多涉水聲在我窗前經過，我已在一陣雨聲裡。

第二天，我寫信告訴我的女孩十月初一下了一陣雨。



匆匆北上

疾速的把門關上，一弦月色冷冷的照在門扉上，幾點星光。

窗裡窗外，風一直在響，我的呼吸在風裡呼嚕呼嚕直打轉。心跳沒有停止過，一如這輛火車，一路向北轟轟鳴叫，告訴山林和阡陌。軌道兩旁零星的居民看着我飛馳而去，拖着長長的车箱和長長的時空。

我的終站要二晝夜的行程。下了站，我該怎樣去透視自己。我宛若一匹馬，四蹄如飛，我的嘶鳴是一種存在和掙扎。從一座驛站到另一座驛站，我不停的寫着自己的名字。廿三年，我的包袱一如匆匆山色，一陣山風吹來，我只剩下一個單薄的身影。

從國內到國外，從一座城到另一座城。處處燈火露營般在我眼眶升起，又逝去。吉隆坡已隱若山水畫裡的一抹遠山，淡淡的沒有一點墨汁。我也看不見板島和北海的萬家燈火；兩岸醒着的海。站在雲頂和升旗山上，還可以看見深處的燈火在山腳下閃爍，一片燈海，人間就在不遠處；擁進眼裡，既寒冷又親切。如今我是坐在匆匆北上的火車裡，南望不見家園，北撲着一窗一窗的陌生。我就像一個人在露營，沒有歌聲，星光和月色把我壓的如此沉重。陌生和淒楚就如二千多英里那樣無盡和茫然。記取那年，在板島的海灘野宿，老師把星星索唱得風起潮漲，口琴悠揚的

從吉隆坡起步，一路北上，過北海到馬泰邊境。一路北上，從飛機到火車，從火車轉的士，山色如是匆匆，不停的沖激着我。我不知道那一刻生命的意義是一些什麼。二千多英里的路程，塞滿許多熟悉和陌生。樹林緊緊貼着車窗飛過，還有膠園和稻田，千山在眼窗隱去。我看見板島

聲音沿着沙灘走來。同學們的笑聲和笑語，海的輕唱，已是許多年了的一個夜晚，如今竟然感到那麼柔美和親切。車聲隆隆，潮水般的塞滿耳廊，黑夜裡的山林，風聲和燈影匯成一座海，在我身上流過。我成了一個晝夜不停的泳者，不辨海和島的距離，不見兩岸。感覺上，軌道是無盡的，連綿幾重山巒和原野，震撼着許多小鎮。

向曼谷的繁華燈火瞥一眼，那一瞥流着許多遠行者的激動和疲憊。坐夜車繼續北上，到泰國北端的一個小山城。坐在巴士車裡，迎面而來的車燈一閃一閃而過。他們都趕向曼谷的繁華和聲色，我却向北方的郊野飛馳。我不停的在赶路，把廿三年都遺失在匆匆山色裡。再回首，我還能看見一些什麼！我想依着原路尋覓回去，却只拾着零碎的身影。一如來時是華燈初上，回時，已是燈火闌珊了。

冷風呼嚕嚕的響着，巴士車裡是一團寒冷，與窗外的夜競跑。聽不見風聲，觸不到山風和月色。望出窗外，看不見一顆星，月亮也不知躲在那一個角落。我想找着我的星宿，望着它虔誠的在心靈祈個禱。兩旁只有零零落落，來自貧瘠農家房舍的燈火，在眼窗浮升又消失。一路北上，綿綿不斷的黑夜向我飛來，無聲的隱去。

一盞燈映現一個人影，在如此清冷的寒夜，竟還有人撑起昏弱的煤油燈，腰繫一個竹簍，頭戴一頂草笠，涉足在田床捕魚。青青的稻禾在他腳旁搖擺着，我心悸的看見他的歲月一如那昏弱的煤油燈在田間涉水；在風中抖擻。

一路北上，在畢直無盡的超級公路上，我的睡眠像一隻螢火虫，在黑夜裡飛行。我企圖照亮陽光下生活的痕跡和汗水。在那些木屋裡，他們早已把生活熄去，瑟縮在暖暖的被窩裡。我小小的燈盞已引不起一點聲響，我只有一閃一閃地提着燈繼續飛去。巴士車行走的呼嚕聲柔合在風裡，我已辨不出是巴士在飛馳是風在呼嘯，還是我在飛行，天地之間，就只有這點聲音了。

仍然醒着

半夜醒來，想找人講話，發覺只能同自己言語。耳廊只得心跳和呼吸，連自己也聽不懂。爲何心跳和呼吸忽然如此清醒。

半夜醒來，沒有車聲人聲。起身找一些事情來做。比如下廚房煮壺黑咖啡喝，塗二塊麵包。

吃飽以後點支香烟。一口一口的吐着烟霧，此時假如有一杯濃敦的色酒配可口可樂在手當然最理想。然後放唱片，聽一首比知和賽門的舊曲，讓自己獨自快樂一陣子，就算莫明其妙也照收不誤，況且自己本人覺得情調還蠻不錯。雖然現在已是深夜。

要不然找間無人的電影院，沒有人售票不用排隊更不必購票入門。任自己喜歡進去選擇一個位子。戲院禁止抽烟，一場一小時半的電影映完痛快的抽掉一包三角五分的 Benson 回去以後，趕寫一篇影評，讀後甚覺滿意。可以穩賺五元稿費。

到了沒有其他娛樂選擇，扭開電視機，想看看有甚麼節目，却看見自己在電視機裡亂說話。聲音很吵雜，只得把電視機關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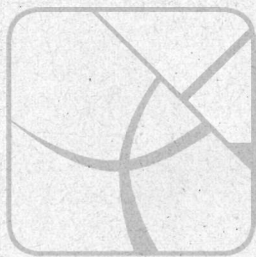
一連數日，深夜醒來，發覺天地和我一樣仍然醒着。聆耳遠處，虫聲蛙唱加上蟬鳴，頻頻呼喚，偶而有一二聲鳥啼，不規則裡散佈一種死寂。

初聽時頗有節奏，甚覺寧靜。聽到後來，竟分辨不出是甚麼聲音，才驚覺天地其實甚麼聲音都沒有，甚至已淪爲一種噪音。在噪音裡，我看見睫門仍未關上，有一隻睡眼高高的掛在月亮的臉孔上，我仍然醒着。

一切好像已沒有改變的餘地，不論如何去改變睡姿，只是在安撫自己，甚感洩氣。因爲我仍

然看見月亮圓圓的臉孔掛住我的睡眠，且愈發明亮。竟夜裡我把睡眠握進手掌，像看掌紋一樣的去替睡眠算命。睡眠有許多色彩，但我是色盲。不論去到那裡，睡眠都唱一首沒有人能聽懂的歌。把掌紋翻了千百回，最後才發現睡眠其實沒有命運。

直到有一晚，我驚異我不只懂得命運也能替睡眠算命，但是我却已入睡。



月圓

八月十五你說要來泰北喃邦和我一起賞月，在這個有馬車的小山城。馬車夫揚着鞭，馬帶着嘶鳴一路的達達地跑，踩着滿地的月光，當你坐在如此一輛馬車上看一輪圓月，究竟會和馬來西亞的有什麼不同，抬頭望的時候，我們都已老了一年，而月仍然是那麼圓。

你拍來的電報很早就收到，你說將於八月十五前夕抵達。但是當你抵達喃邦這個小山城的時

候，八月十五已過，另一次的月圓將在明年。晚上，和你坐在馬車上，我沒提起八月十五，你也沒有說要看月圓。月亮已在馬泰兩地圓過。我帶你到湄南河畔的店喝泰國土產的「美公」酒。這裡沒有賣其他的色酒，我們只能喝美公。其實我們是應該叫壺唐人茶來喝的。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該喝唐人茶，那只是一種回歸，回到某種熟悉。今天不是節日，也沒有月圓和燈籠；中秋在這裡完全嗅不到聽不到看不見。我們都應該遺忘，遺忘所有的節日。

雖然中秋已走遠，你還帶了二盒月餅來，是從一千多英里外的大馬帶來。月餅的油汁已滲透紙盒的表層，滿盒風霜，隱約看到一千英哩的雲和月。我不免又想起前一回與你一道來曼谷時那廿多小時的火車轟隆聲。不知你是如何度過這廿多小時，還有這二盒月餅仍紋風不動的安放着。沒有誰想到要吃月餅看月圓。直到今天我打開紙盒，發現月餅已生了一層灰白的菌，才驚覺月已經圓過。

我們會談着等着的八月十五，那個月圓已走下湄南河，化作一片逝水，我們竟連一點淙淙也

沒聽見。那一天我到底做了一些什麼，已不復記憶。我悵然的把紙盒蓋上，然後扔到垃圾桶裡，剪着雙手走出屋外。

滿地的月光，有讀不完的月色。我抬起頭來望月，彎彎的掛在天上，萬點繁星。一位同屋住的職業拳手正從山上的寺廟走下來默默的站在我身旁，也抬起頭來望月，我問他：月亮泰語叫什麼？他回答了以後反問我：馬來西亞有月亮嗎？我微一錯愕，然後才想起他是個文盲，不知道地球是圓的。

我沒有及時回答他，低頭跌入一片沉思裡。每天他苦苦的練拳，他只知道在擂台上要如何狠狠的把敵手擊倒，生命的一切已經不重要了。當他站在擂台上勝利地高舉着雙手，興奮的聽着從四面八方傳來的掌聲，那些讓人落淚的掌聲，便是他的「月圓」了。在他的世界裡，還有什麼比這個「月圓」更圓？

我沉默了好一會才抬起頭來回答他：有，比泰國的更圓。他看了我一眼再抬頭望月。留下滿地的月光，我悄然離去，不揚一點聲音。

蛋香和奶香

只要一想起，我就猛猛呼吸，就會有一層蛋香和奶香，在我的嗅覺裡凝聚；越聚越濃，每一回都把我薰得微醉。

關於蛋香和奶香，我好像沒有告訴你，但又記得有和你提過。是很湮遠了，但它永遠和我的呼吸一起存在。我只要深深吸一口氣，就可以重新回到故事裡。

唸書院的那年，每次注視你，總覺得你身上，有一層很奇特的氣質在流動。直到有一天，和你肩碰肩坐在一輛巴士車上，隱隱約約的在你頸項間，嗅到一種蛋香。在坐樹蔭的日子，禁不住吻你，吃了一驚！除了蛋香以外，還有奶香，從你的唇很溫柔的傳染………………。

自此以後，我的鼻子開始害起敏感症來，每次上茶座，定要一杯熱牛奶。端上來的時候香香的冒着氣，彷彿又回到坐在樹蔭下的那天；那段美麗的日子。我每天都要喝，竟成了一種習慣，且上了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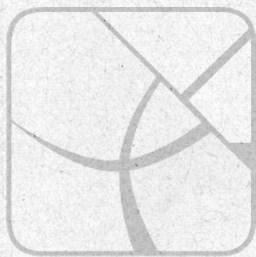
和你母親閒談，才知道你唸了小學，還猛追着母親要吃奶的故事。不給你就死纏爛打，最後只得拚命塗上風油來嚇退你。怪不得有時候靜靜的在一旁凝視你，竟發覺你的嘴唇有一抹淡淡的啜吸母乳的影子。無意中想起，忍不住要笑，也禁不住猛猛呼吸，奶香都還在空氣裡呵。

你母親說懷你時，她每天都猛猛的吃蛋，從不間斷，一直到你誕生。十八年後，你身上的蛋香仍未退盡。你母親笑說你是蛋做的。我是在發現你有蛋香和奶香以後，才聽你母親談起你小時的故事，並沒有受故事影響和左右。有時想想，實在有點驚訝，一切好像都在故事裡呵。

這麼多年來，我對蛋香和奶香，無論是讀和寫，都心領神會，心神合一了。在記憶裡蛋香和

奶香，更成了一本珍藏的好書。每天翻閱時，蛋香仍在，奶香不散。每讀一回。喜愛添一分，擁
有感更加深顏色，實在愛不釋手。

此生，容顏會老去，蛋香和奶香却永遠年輕如昔。每回想你念你，我就猛猛呼吸………驀
然回首，蛋香和奶香仍然十八歲。



一片水聲

從泰北南下曼谷，要坐十小時的夜車。收到你的信以後，知道你將從香港飛來曼谷，只是信上沒有寫明確定的日期。我決定提早南下，只要你來曼谷，我們會相見的。

曼谷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癱瘓，一城塵埃。

曼谷雖然讓人疲倦，不過我却想看看曼谷。看她的繁華和喧鬧，看人潮和車潮，流成一座洶湧的大海。泰北的南邦太靜了這個馬車蹣跚的小城。坐在夜裡，滿街急速而來而又漸漸遠去的馬蹄聲，讓人跌進歷史中，跌進古代裡，猛然睜眼却又

是現代，有點心悸。一住就是半年，我似乎忘了還有曼谷這座聲色犬馬而又動盪不安的城市。

十一月北風開始吹起，曼谷就快進入一片嚴寒。住在泰北的人已開始穿上寒衣，打上圍巾，瑟縮着雙手來去。巴士車晚上九點開行，可以合上眼睡一覺。凌晨醒來，從車窗望出去，曼谷向你閃爍着闌珊燈火，昨夜的繁華已近尾聲。

北風向南吹，從十一月初，湄南河的水位就開始高漲。據報上的消息，曼谷已泛濫成一座水城，小舟往還河面代步。凌晨進入市區時，歷時一月的水患仍未退盡。經過大街小巷，曼谷仍然是一片水聲，就像最近動盪不安的局勢。大學生的遊行示威，勞工的罷市；警察暴動，包圍和摧毀國務院長克立的住宅。郵政電訊局的職員罷工，使到曼谷和世界各國的通訊網中斷了一天，還好沒有繼續惡化下去，這些動亂一個浪潮高過一個浪潮，和曼谷的水患一樣仍未退盡，一片水聲。印支三邦赤化以後，不停的製造邊界事件，內憂外患一直困擾着曼谷。

直到泰國十一月十八日的水燈節來臨，曼谷暫時拋開那些紛紛糾糾，總算掀起了一點歡樂的

氣氛。家家戶戶張燈結彩，青少年們高聲唱着水燈節的傳統歌曲。大街小巷，收音機，廣播電台一直重複播送這首歌。就像我們過農曆新年時，「過新年、過新年、新年好」一樣的充滿大街小巷。市民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尤其是少男少女們，捧着紙燈花燈到湄南河去，放燈許願，一片歡樂的色彩浮滿湄南河。對着這一河的燭光和燈影，我忽然想起古老的中國，那條黃河，那些朝代那些禮服那些古典；那些曾經輝煌過的，近乎熟悉却又那麼陌生。張愛玲說中國的天是用補釘補過的，如何一針見血的話。我更想到印度支那的動亂，東南半島面對的威脅和恐慌，和這個歡樂的節目背道而馳，在歡樂裡又叫人如此不安。

隨着泰國的水燈節，歲末也近了。我想起我們的大年夜，也想到都同時過年的北京和台北，香港九龍，海內外的炎黃子孫，我們的國家馬來西亞，我們的吉隆坡和檳城，多元種族的社會。開齋節，大寶森，農曆新年，聖誕夜。記憶裡的爆竹紅，歡樂染紅整個馬來西亞。人間盡有這許多歡樂的節日，在這些節日背後却又有許多動盪和不安。

我們在大馬吃年夜飯，穿峇迪衣，是否能觸摸到曼谷政治上的紛紛擾擾；局勢的風雲色變？我們大馬的詩人實在應該去透視這個動盪的年代，七十年代的馬來西亞該有能觸摸時代動盪的詩人。

十一月廿五日，有朋友從台灣返馬途中，停留在曼谷。大家聚在一起，天南地北的談起，談到國家，相互傳達在國外所看到的通訊稿，一時大家都議論紛紛，不能釋疑，直到有朋友從馬泰邊境輾轉來到曼谷，問起才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不免一場虛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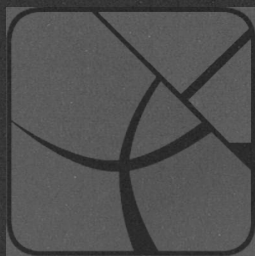
跑了幾趟旅行社，廿七日下午總算在酒店見到你，一見到你，竟然覺得你如此清瘦，看久了，才覺並不；風采依舊，不減當年美麗。你說就過年了，爸媽念着你一個人在外頭的，問你要不回去過年。我低頭不語，一份莫明的黯然。你只逗留了二個晚上就飛回板島了，匆匆和無奈。這

兩天裡，我似乎就只聽到你這句話和想着這句話：就快過年了。想到時間實在讓人心悸，尤其是在這個動盪的時代。

我說過我是來看曼谷的繁華和聲色的。現在這些對我已是一片龐大的茫然和失落。歸心似箭，我托朋友退掉已買了的火車票，我已不能忍受南下廿六小時的長途火車。雖然我知道機位已一早被訂完了。我固執的提着行李一早赶到廊曼機場去候位，在某人的缺席下，我終於順利的登上機倉，向板城飛去。

在藍天白雲間，向機窗外望去，這個古老的佛國隨着印支的失陷，亞洲局勢急轉直下，東協五國，泰國是首當其衝的。當大馬在歡渡一個大年夜時，祈望曼谷已擺脫內憂外患，不再是一片水聲。





我希望能創作出一種文學類型，或用詩或用小說或用戲劇或用寓言，去和散文渾合成一體，要簡而鍊，意象要突出。這樣的創作算是一種考驗吧，所以，我的作品不多——因為寫得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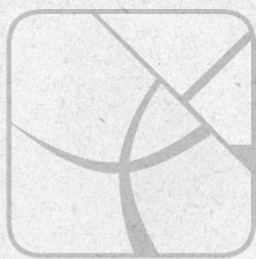
葉嘯

原名：葉有才

1956年11月20日

生於吉隆坡

現任《熱門》雜誌總編輯



舞獅



從歷史裡跑出的這頭紙糊猛獸，不幸誤闖地方。怎辦呢？霹靂潑辣的爆竹聲，在這兒早已絕响禁燃。你說，還好，有鑼有鼓，同樣可以舞它一場。醒獅本來就象徵吉祥如意如祥，人人都希望平平安安，興興旺旺。祇要啊，年年像今天一樣，不愁吃，不愁穿，可以和大夥擠在這兒看醒獅採青，瞧瞧牠氣急敗壞的模樣，還有鑼鼓鈸的怪聲喧張，攏搶，攏搶，攏搶搶搶搶，倒也喜趣洋洋。

難得大喜節日，紙糊猛獸尚可當街舞躍，煊赫地威揚威揚，那手執爛葵扇的大頭佛，套着一臉的滑稽，像在告訴你我是快樂的不信你看看我的臉。而我們，興高采烈企立在泊油路上觀望，至多，也是一陣嘩然，幾聲興嘆。鈸聲鏘鏘，鑼聲砰砰，有人竟然難以分辨，就像南獅北獅，究竟始源自何時何處，早被大家一一遺忘！

一位穿露背裝的小姐，扯拉着男友的袖襟叫嚷：哎喲，我真不懂，牠祇會瞪着大眼，張着大嘴，扭扭跳跳，究竟有什麼好看？呵呵，妳可真不懂？這是華人的優秀藝術，民間傳統，醒獅堅



強矯勇，健壯；我們要舞，舞出所有的快樂和辛酸，我們存有的已夠少，再失去，我們會更加蒼涼，懂懂懂懂懂，懂搶，懂搶，懂搶搶搶搶。請毋需驚慌，受壓制後的獅子不吼叫，也夠馴良。祇要啊年年有獅可舞，人多圍攏，受受擠迫，也不過是流一陣子的汗；祇要還可透氣，誰都願意苟且偷安。攏攏攏攏攏，搶搶搶搶搶。對街那老頭，楞楞地望着這頭翻翻撲撲的紙糊醒獅，看着牠愈舞愈遠。鼓聲亦不知遁向了何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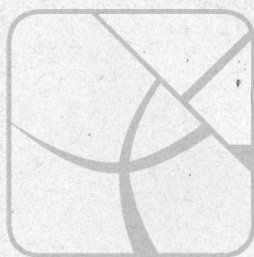
寡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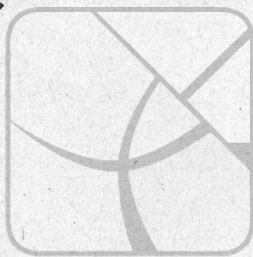
晒衣架下掀掛一件褪色的乳罩。豬肉小販馳過一輛摩多單車，淫聲恣肆的喊：「阿嫂，豬肉又漲價啦。」

呸！衰佬。吐他一口涎，却敲起一陣怦然。月光下死躺在那具朝夕纏擁的雙人床上。以一隻風乾的奶，去讓啼哭待哺的孩子吮吸。

瓦上的一隻叫春貓叫她渴起撩人的愛撫。唉。衰貓又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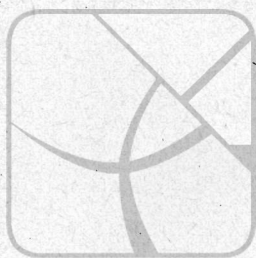


泉叔



踢一個空罐子回家。身子如半空搖幌的酒樽。
。尿急，就先在牆角泡一泡尿，蟋蟋蟋蟋。牆拋
回了應聲，才笑眯雙眼，扣上褲鈕。

喝了酒或找了女人就是特別尿急的呢。
一張蝕滿皺紋的臉，一如刻上字紋的
碑



痰盂的話



妳了。女主人不屑。總是夜半才推開壓着她的男人，急急的在黑漆中把妳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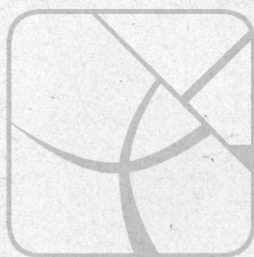
有時：

把沾滿污血的棉花拋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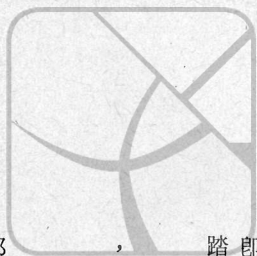
有時：

把痰大口吐給我

我的口向上恒張。真他媽的。



茨廠街



● 晌午。在紅彤彤斑駁的牆上，呆呆怔立的男人，穿着去年那件鷹塔嘜綫衫，啞對鼎沸人聲。女售貨員楞楞地站在大減價的牌子底下。濃妝的臉色，說它紅罷，它又頓時黑了起來。

● 粗布條緊縛的少女，吐出一團香口膠糖，立即熱情地與栢油路纏擁在一起，無視於鞋根的蹂踏，被擠壓的焦渴，在風裡深深發黏。

● 百貨公司大門旁一缸紅杜鵑，疲憊而忙碌地，迎展笑臉。無人注意時，却又偷偷打盹

● 蔗水檔嘔吐一地的蔗渣。背後一具衛生棉淫邪橫躺，總叫喝冰水的男人，怔怔的丟下一個苦笑，或呸的吐它一口涎，急急跨越。

● 髒老頭屈蹲牆角，叫賣着珍貴陳年老樹根。繃褶的容顏，巧似身旁斑駁的石階。錯縱盤纏的

老樹根，一如髒老頭心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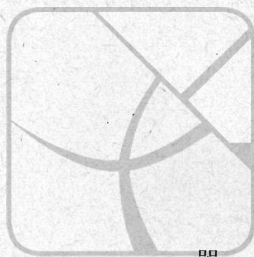
鬱

● 豬肉販的磨刀怪叫，向對街嚷喊的大平賣，恣肆挑釁。一群長舌婦，就在那兒指指點點。

誰曉得：

高懸半空的打樁機，在街尾正被嚇得嚎啕大

哭。



石頭記



單行道旁吾裸裎橫輪。攜滿身腥臭的漢子，
走過狠狠地踩了吾一腳。

小女孩，穿着潔白裙裾走過，竟唾吐口涎向
吾。唾涎被暴晒在吾乾涸的臉，陽光貪婪底大口
吮吸。

炎炎熱午，車輪與瀝青熱吻而揚起的塵埃，
親貼吾的裸體。

請甬蹂躪，要踢，便大腳的踢。

吾是負傷且哭着要翻轉的

石



燄



月亮。好一張圓漲的臉，而乳黃的月色，一如情婦的奶。男人自彎角處醉醺拐入小街，漲着膀肱，把自己給踢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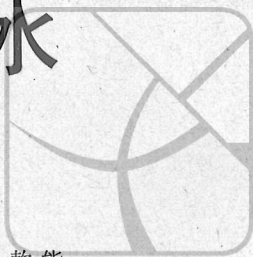
妻子已習慣於獨眠，所有的慾念皆被扔棄，沿乳溝流去。

壁虎那嘶，在燈光的愛撫下，頻頻以尾巴示愛，敲呀敲的，始終敲不出啥渴念。

男人死後的鼾聲，在夜的長廊裡，正與月亮偷偷幽會。



一壺水



壺底裡委曲俯伏，疲憊的身體，再嚷喊也不能舒展。不幸的是祇能立一個姿勢，悲哀如一隻軟體虫，永遠受着擠壓。

渴的時候想起我，大口狂飲。

不甘的要他直咳噲，從鼻孔打出噴嚏，一如

千姿的

噴泉



棉花



真他媽的揶揄，一身的潔白竟沾滿嘔心的污穢。

像九嫂，老愛把我搓捻成一小團，探挖她濃黃的耳屎。夜裡擦拭黏黏的液體，洗滌莫名的污血，才輕屑地大力拋出窗外。

污穢那廝且洋洋得意地問：「是你吞嚥了我，還是我吞嚥了你？」

四周的齷齪就哈哈地笑。

再忿怒也得乖乖默忍。即使把我橫撕，我也不能有如瓶子碎裂時的一聲

哭嚷



秋吉律



整個夜在沸騰呢。一如燒滾的油鍋，簌簌在響。炎炎日午過後，古老建築物上的燕糞早已焦乾。車笛砰砰，嚇得愛妻得把搖籃輕輕搖幌，哄着：快快睡啊快快睡，棠兒可別驚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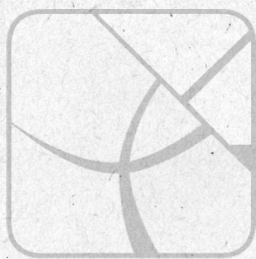
人群爭先恐後，祇不過爲了追逐巴士車噴出的烏煙，我們活着，就必須將臍帶給遺忘。

像昨夜一樣，百貨公司裡的售貨女郎，忙着摺疊一件一件的恤衫，如記憶中的臉，深深淺淺

門市部售賣內衣褲的小伙子，不時抬頭窺望行人天橋下乍洩的春光。這麼卑賤，猶如年少的自己躲在廁裡打手槍，一大塊的污垢，怎洗得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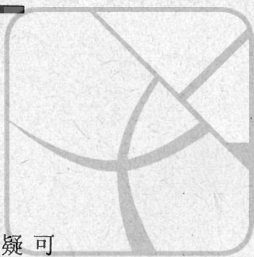
始終忘不了樓下的印度老人，雙腳直伸，在五腳基直直橫躺，白天和夜晚都快燃盡了，怎照不亮他的身軀？我不相信，却還是一片茫然！

窄窄的黑巷，有太多貪婪的眼睛，左看、右看。祇爲了按捺不住的慾念，竟把腳下的泥土踩個稀爛稀爛。



沸騰後的夜，滿地灰燼，秋吉律殘喘於嫋嫋
的餘煙，瞪着茫茫的目光……

傘子



我說，感情要像一把傘子。在傘子底下，我可發現我和妳之間的距離。必要時，我將毫不猶疑地把傘子摺收起來，沒有半絲兒傷心。因為，當我倆的愛情，不能接受風雨和炎陽的挑剔，那不外是一把破傘子，撐着，倒不如摺收起來。

然後，把破傘子深埋，讓它湮遠遺忘。

不要說我絕情，這就是我的戀愛——不悱惻，也不纏綿。



噴泉



炎熱的大白天，我在行人道上分捨給人們這一點點的沁涼。

一個結着領帶，臉上貼滿塵埃的男人走過，匆匆地掬了一把水，洗了一把臉，還沒把厭倦的神情給洗淨，就急着跨越馬路上那被挖掘已久，爛得積滿膿水的瘡口。市政局豎下的告示牌，一邊喊他小心啊，一邊又竊笑他跟蹤的狼狽相。而男人，最後還是消失在對街，把告示牌的叫喊留在背後。

整個下午，我祇能對着滾動的车輪，擁擠的人群，以及打樁機和車笛聲的無聊稍罵發呆。

入夜，面前那座超級市場的霓虹高高亮起，摩登女子來往穿梭，大紅的臉像月經血一樣，紅得令人發暈。在這兒，我不得不以七彩變幻的身姿，來取悅媚俗的人群。

我的存在，祇不過是文明的一種印証。處身在這繁華進步的社會裡，唯一的意義便是不斷地昇騰

從祖父、父親到我們三代，我們都走着各自的路，沒有「子承父業」這回事。我不懂父親闖一條路的感受如何？對我來說，闖一條自己的路走，總是驕傲的。當然苦一點。但是，却是那麼認真、切膚地生活着。

我之提起這些，是因為手上的筆桿正是這樣這種日子的心靈波動而掀起的。而且恐怕難於再放下。

我很早離家外出，在生活中奔忙，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去找理想的事物。這些篇章沒有一

篇是在家中完成的；一篇篇是日子的動盪，心態的演變。屋外的風雨陽光，有我們的歷史，我常為它們的幻動而震撼！

我一直喜歡散文，一直覺得它是那麼個人的。個人的意思並不是指它只屬於寫私情愛恨；我是說，散文總能那麼盡情地表達我胸中的情感波動，能夠歷歷在目的講述那些動人的一小事，一小物。真得像我迷那些歌，能唱得多麼扣人心弦，能深深觸及心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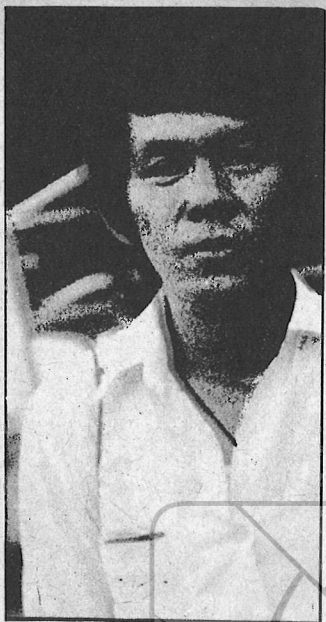
但是，我深知所寫

的並未臻「現代散文」的深度。只是我一直偏護它們，文中仍有我的心血和靈思。生於這代，只見人類相殘，世事大幻。我只能說，我願自己寫的最起碼是一個現代（這一代）人寫的散文。既使到最後，我只是記錄了一堆感情上的變化，但這仍是對一個時代的感受啊！

而我們的路一直都
不好走，但我堅信，在
碰上障礙時我們一定會
闖一條自己的路繼續走
下去，走下去——

完稿於編輯室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廿日



潘友來

1955年1月14日

生於威省南部

高淵雙溪馬九

現任日報編輯

著作：

花開陽光好(合集)

潘友來小說集

★第一屆全馬青年文學獎

(1975●南馬文藝研究會)

★全國短篇小說公開賽優異獎

(威省客屬公會青年組)



稻米鄉

陽光路上

去年有個日子，在一段旅途中望見遠處一叢隨風推來攘去的稻影，脫口呼叫：「啊，稻。」當車子走近時，發現却原來是高高的拉浪草……

……我感到一陣幽幽的黯然。
稻禾的形象怎會在我記憶中模糊？

離開故鄉幾年了，這可是遺忘了家園的提示：但我再深一層想時，頓悟那是一種深摯的思念；非無情，是掛心。把那叢拉浪草的風姿幻成故里底禾浪了——

我是深愛着家園的。奈何這是異鄉人的年代；多少青年在異域苦渡空白的日子，充滿懷念和苦悶。

每次回來，都是濃厚的記憶，重重的片段。

二百幾哩的歸途黑黑一片，匆匆踏過。長途巴士是冷漠的風塵人，路上的景物不再對它有驚動，不停半刻地經過一處處。

我拾級下車時，鄉土送我一個黎明。

年尾，是稻米收成的季節，擠上小村窄窄的柏油路時，我每要走的一程路，一片金黃色，長長的晒滿熟透的穀。這是貧窮稻農不得已的晒穀方法。他們沒有晒穀場，如果濕濕送去賣，每包扣上幾十斤，恐怕要吃虧，所以，這稻米區的小公路上，一到收成季節，便是路路穀，路路人。稻農們的另一種熱汗，辛勞加在那上面。

車子經過那上面時，呼呼跳跳的有如踏上一條崎嶇的路。這是我慣了的情景，我未再為它們的不衛生搖頭，也不再為會輾碎米粒擔憂，不再為通行難，不滿而皺眉。

有人說：「難怪米中常有石子。」

我如今一句話不敢說。吃的不是自己栽種得來的，還能向他們許許多的皮破，血流和水浸太陽晒的辛勞中再要求什麼嗎？

踏着一路穀，看到兩旁的田裡還有大大一片未收割的稻穀，我突然傻想能看到稻花。稻花，一朵也好。多麼懷念「稻花鄉裡」的許多記憶。好幾年前，在吉輦國中求學時出版過一本「稻花鄉裡」，集了些小小，小小的美好在那。今天最不堪回首的是共同耕耘過的那一群同學，隔在天涯或者僅在近鄰，都不知音訊。多少個還能碰頭，像當年預備班時那樣的突然在一起呢？走出稻花鄉裡的單純和真摯，在現在生活中衝撞成了什麼樣子，如果不可思議地，那年的伙伴竟全找回來在一塊兒，個個將抱頭痛哭，或者敬酒言歡呵？

深造去的，留着的，被留的，都只能默默祝福。

久久回家一次，都因機會，回家來了，每一小處，每一小景，在在一聲唏噓。世事，人物的變遷翻新，一樁樁去接受後再難忍許多傷感。

把生活交在現實中，任由擺佈，怎不哀痛？

這稻米鄉的陽光路上，曝曬着幾層血汗的代價！拿鋤的農民在那上面翻翻弄弄，等待最後的一次辛勞完成。偶遇雨來，慌忙地搶收，總有一些漏下被淋。得失，盡力去作後，遺的無可奈何。事事物物，能把握住的，我們全努力了，縱有過錯，絕非有意。

鄉裡的稻田，有一季隨着一季的收割。而我們在外奔忙追尋着什麼自己也茫然的，更枉道成就了。鄉中的人沒有宏願，在小小的收穫中滿足了。而我們那樣失魂落魄地忙碌，可真是有遠大的抱負；還是我們有太重的名利慾望而落在其中遭玩弄，浮沉若失？

鄉土，重重的土味，我們最親切的。也許我的歸來什麼也不值得帶走，但是泥香呢？和土味裡的沉思，我一定會留在身邊。願每一個收成季，都是一個光榮，耀於鄉土，耀於家園。

一片高山

土壤和泥香

那天早上起身，信步走到門口站住，屋外送來一片爽朗的清晨，扑來一陣陣風，我心中一下有所感應，呼了一口氣：「哦，金馬崙。」跟着轉身對已準備出發的朋友說：「我也去。」

於是來了，金馬崙。猶未顧慮到隔早必須趕在四點前返回的疲勞，便已經上山了。

第二天回來後，趕路的疲勞已被感到充實的興奮驅走。以三十小時往返兩百餘哩，上下幾千呎的高原，你說說，這段旅途那裡冷場過？這是忙碌的生命中疲勞以外的一段美好。

山間總是那樣風、雨、烟霧翠綠。對城裡來的人，就像自燈紅酒綠的醉生夢死裡，回返清風和氣底閒情逸緻中。

巴士攀着南北大道伸出來的曲折長臂而上。氣溫一分分地涼。我們這些不是住在山上的山下人，一個接一個地穿上寒衣縮在那裡面叫冷。我感到一種很涼快的醒覺；腦裡，心底，血液內，整個人。切實地離開要殺人的喧嘩了，隔掉污濁的都市了，接觸到原住民的臉孔，高山流水的鏘鏗……

一直深向主幹山脈，我想數數越過了多少個山嶺，扯落我幾層庸塵俗氣。然而回望時竟皆閃閃躲躲的山壁懸崖，使我抓不住要留住的——

抵達上山途中的一個小鎮，我少見多怪地叫了起來：「冬天！」這是感覺。我看見店屋前走廊上在玩丟膠圈、跳格子的小孩子，和來往的行人，個個身着長袖寒衣，臉孔凸胖胖、紅冬冬的。

小孩子們的歡笑叫嚷，沒有滲到車聲或任何嘈响。我們能清楚地聽着那麼單脆的稚音。在我

記憶中，我疲倦的睡眠裡，粗响的撞擊聲從吵不醒我。惟一在深夜裡把我在睡夢中點醒的，是孩子响亮的哭聲。而我在夜半裡被它吵醒後，總會豎起耳根聽孩子哭，感到非常親切，非常有暖意。然後也隨着小孩子被哄睡後再安慰的入眼。

我說不出那樣得到了什麼，我只是愛聽我們原有的聲音。

幾個裹着寒衣的小學生上車來，帶來了股寒氣，我們注視着漲凸凸的臉龐，不禁同聲說：「多麼健康。」

當然幸福。

當然快樂。

因為沒有我們身上重重的塵灰。

我們躲在巴士裡讓它嘶吼着領我們上。然後又有兩個市鎮先後站起來迎我們。

下車時，我脫口道：「有間屋子在這裡就好。」幾個也跟着這樣希望。我們還是這樣輕易許願的。問問他們看，要求什麼？

去了朋友家，立刻被帶去菜園，是一大片一邊有未收割的蔬菜，一邊零星站着些果樹的菜園。似模似樣地穿上高靴鞋工作，我們這群擠居在大城市的青年。來到這兒叱喝着踏泥尋樂。「土」最親，踏到這一片沿山的原始土壤，我聞到真正的泥香。大家呱呱叫，不再因別人眼光而約束着自己的一舉一動，不為城裡穿來的花麗衣服顧慮，沾了泥，上了土，都一把哈哈笑帶回去。我們需要這麼親的東西，這麼親的感受。

城裡的泥就非常沒有味道。看一下我們在此，踏來跨去，呼來喝去，不可思議地爽快。我們靠近一片原始地那麼自由奔放。氣溫清清涼涼的。我們清醒過來了，從城中熱昏昏的狀態裡醒過來。真實地笑，真實地叫。如果你不能拋開世故充實地嚷，你是孤獨的。風雨也一樣友好，它不

時來一陣，來一陣，在身旁……。

夜色是讓我們離開菜園後才黑下來和大地輕聊第二天是怎樣的希望。我們從沒有切切地想要一個自己的日子。我們一直是很會去適應環境和生活，應變現實地把自己丟在一個無主裡。

對冷夜，想偎過去，又想推開。

我們搓着手，不停走，製造熱氣抗拒寒流，却又呼呼叫着好涼爽。突然心清意靜，一切置之度外，僅拾眼前的路漫步，也無希望，也無嘆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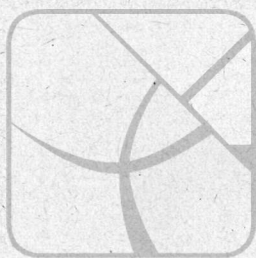
我們為找一個朋友，不厭其煩地跑了幾回加起來是很長的路。這一切是真實的。這兒雖說一切冷冷觸覺，但深深接近自己，緊緊靠住天然——在我們日常碌碌生活中，這是一片怎樣可貴的士地？你怎捨得拋下去縮在暖被裡面再作塵世花綠紅夢？

買了點酒和花生，我們找着街慢慢走，一條條，安靜靜的。不像霓虹燈下的城市裡，當夜深時，我們常常急於尋找許多條街名回去。

後來分別回房時，拉開窗，街上一片靜寂凝在那片冷裡。我甚至可以聽到我的夢走着來的聲音，和我尋夢底奔跑聲响。

次晨撥開冷霧起身，不遠處的街邊有一排小小盞的燈光，主人告訴我們是賣一些手工藝品的。當我們趕過去時，却發現他們已經在收檔。而且賣的東西已銷出七七八八了。我感到一剎那的困惑；那些買主呢？也許是坐着旅行車來的遊客吧，他們在每一個地方都趕到匆匆的。誰知道趕去何處？即使有意想稍作停留，那還由得自己？

我是必須趕下山的。因為我也是把自己多少出讓了的人。而這一切只是生活。但是我沒有說再見金馬崙。我一定漏了很多，我會再回來拾它……。



前程

出來時傍晚，下着雨。我移動腳步，沒有一絲在乎。

向前走，我們總有想去的地方。多少年了，我們在一處處停步，留下來，以爲永遠，安定了，却常常黯然離去。

前走，風雨陽光，我們要到什麼地方？

偶然有一天回首，無意走過的日子竟有那麼多災難。

我仰頭呼口氣，沒有用意，只爲不禁呼出胸中那無奈。雨水密密澈了我一臉，我喜歡那一片涼意。毫不保留地對它產生一份至情至性的情感。我貪念這一刻真實。患難的生活中，已少有像這樣全放出自己。

雖然有點哀愁的，但我絕無意告訴你我底身份。異鄉裡有許多異鄉人，我們在一起，努力使生活有點快樂。原沒有來的歸途，沒有去的方向。生前不知，不知死後，在世間奔波，我們原是有點無奈。

我手上提的兩粒麵包和一塊木瓜，引起擦身過的人注視。且看着雨澈在我身上，以爲甚麼？我仍沒有走快；既使雨水淋濕身子了，而且前頭還有好一股風雨的路程，蒙蒙去那裡呢？

這情景在身伴幾年了，我一直無從表達它們。這些寂寞孤苦竟已成爲我寂寞中唯一伴侶，常想，我們需要一份愛來支持我們徬徨悵悶的身心活下去。我深深記得，那段來回學校途上大風雨中的顫抖，是不能有抱負的，不能有，偏多有，你說，有多少愁，多少恨？

生存是無數次地掙扎，一次次的浮沉。或是無奈，又奈何？茫茫天涯，漫漫路，疲倦時，我們需要一個休息的地方。

走一段路了，身子濕透。你看這是傷感的。我不是有意。但有時需要一場冷雨潑濕一顆心，它赤紅，它熱騰。却一直是被現實社會嘲笑的。

我無言轉入小築，這是我在人生中，今天疲倦時休息的地方。我常痴想裡面有我底快樂，我小小底理想。因為風雨並沒有過去，只是隔在屋外，還不斷吹打着的。而我們不可能永遠躲在窄窄的四壁房裡。抬首又見兩行詩句：

我已歸來

我仍需出發

望到了這條路的盡頭，再去甚麼也不知；只知還有路去——這就是我們的前程。



風鈴在响

在深夜踏平靜的路返家（我喜歡叫它家，雖然它並不是），一走近門口，聽到風鈴聲，遠遠而近，細而清脆起來。一兩聲，三兩聲在一起叮鈴叮鈴响。或者我痴，常想它是在問候我歸來。但它真的很親切，像關懷，溫暖我這刻的淒寂心境。

夜了，大家已經睡。我喜歡唸一句小小的祝福，要一個美好的夢給大家。白天個個勞苦且不快樂，此刻擁有一點，怎算過份？雖然說我們必須勇敢地活在現實裡，而它是充滿欺詐、冷酷的。久了，我們切切要求一點清靜的生活；沒有鬥爭，不要虛名，放棄浮利。這是我們初初本性的善。我尤其珍惜它。

我冲了一杯牛奶在廳中啃餅乾，都輕輕的。夢薄薄而已，我大聲一點，恐怕要弄破它們，那時何從再去尋回失去的夢？

我也有沒完的心事，常常愛想它們。看着風鈴輕微被風搖動，它和我一樣冷清，我們成了伴。從前以爲它不甘寂寞，一直嘈着要使人發現它的存在；現在才明白，它是期待能給這個太寂寞、又喧鬧的世間，添點悅耳暢心的聲音。

它的愛多麼小，多麼動人。

我在廳中，每一聲咬餅的碎裂聲，每一下喝牛奶的喉响，在靜靜四周，清楚地低迴耳根，令我更有無限感慨。感觸身懷，不禁要嘆，此何處何夕，落得這般深夜孤零情景。世事變化，無情無意。生活迫人，在在存心。我們只剩下多少自己的日子和世界？有那麼一刻時，每刻都珍惜它吧。

我有時候喜歡靜靜的，但希望這時有一種和心靈相融的聲音。我選了風鈴，有時候音樂。有時候想，那也是心愛的女孩底依偎低語。在最靜的時候，只有我們的心事，我們的冥思。一定沒有塵俗間的煩惱。這刻便是我們最真實的生命，我一直妄想追尋的。小風鈴，輕鈴聲，幾年來成爲我美夢的風訊子，囑我真誠去找尋，有一天開始，是美好的日子。

掛在門框這串風鈴，是初住進來和她一同去買的，沒有特別意義，是有一份感情。風微微吹，夜晚的風鈴聲是頻頻幾遍叮嚀；最早的叮鈴叮鈴聲有多少祝福。

明天，我們踏上路途，鈴聲輕了。但疲倦時，它仍在問候。這深情是我們快樂的泉源，也讓我們給一些這社會吧！



前程從黑夜里

亮起來

你的。

我聽說着，也感動，只因以前我第一次遠行時，也曾受到這份溫情。當時從北海上火車，在巴力文打看到媽和弟們，媽切切叮嚀，弟們的歡呼像給我打氣。在太平，聽到婆婆從窗口發現我，急喊爸爸過來的叫聲。我都好難忘記。那時一人，前程又茫茫，班車再開行時，幾乎難過的掉淚。而你這次來，所不同的是有媽姐們同行，又是這般良好前景，該不會有我那時的孤零難受吧。

很久以前，我們什麼抱負都沒有的，鄉下的孩子都是這樣。及至不知不覺一一離家了，我們是不是說有一個願望，希望說改變一點我們的處境？六年前，你北我南，把家園留在中間相望。今天，我們仍然沒能回去。却回到來在一塊了，六年一幌過去，說長也可以說短。有時候就覺得，人生像在跑圈圈；不知到那兒打了個轉。幾年分手後又聚作一團。你俊壯地來迎接另一個挑戰，我們都在班底谷外望，你會帶出什麼？

昨晚爸搖了那麼遠的電話給我，聽到爸的聲音從聽筒傳來，我激動到把許多慰問的話想用一句問完，而口塞住了。爸說你申請的獎學金拿到了，問你收到信沒有；我聽到爸是用喊跟我通話的，爸怕我那麼遠聽不到，因為爸只聽到我嗯嗯吱吱，以為我聽不着。其實我興奮到話也不能完

那天你進班底谷去了，晚上我和素珍回來，同媽，二姐們在房裡聊。小弟和姪女在旁玩着，偶爾跑過來嚷一兩句：哼，我長大也要讀大學。媽說親友們都很有心；你們來時，一連幾站，當火車作十五分鐘的停留時，他們都衝撞地找到你們坐的位置，留了好多祝福，好多關懷，都是給

整一句說了。

你知，我多久沒回家了。

爸是那種不善表達自己的好爸爸，媽和弟們常說，爸放工回家常常問有沒有我的信寄到。而爸却在電話輕責我說，有時也該要寫點信回家，小弟常常在問有沒有哥哥的信。而我在這方，總這樣不在意。如今很難過，家人總是殷切地守着我的隻音粒字啊！

然後我急急告訴爸，說最近要回家一趟，坐火車回。爸說坐火車好。然後爸說就這樣呵就這樣呵。

我不知你那晚坐着火車走這麼遠路習慣嗎？但我自從離開家鄉，每次遠行都愛在夜台搭夜班火車，每次都是回家，或者離家，但只是久久才有的。

每一回啓程前，抵站前，都有我們的期待。我尤其最喜歡的，是一夜披星戴月的奔波後，到站時總有一個黎明迎我，步下長車，都是一個新的日子。那夜你趕往班底谷的路時，在夜班車中，你一定發現到，前程從黑夜裡漸漸亮起來……………

要陽光好，

大晴朗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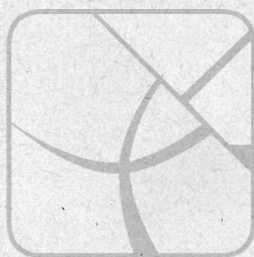
我們在陽台坐，這是繁華都市，噪聲沒有一會兒歇，大家沒有寧靜的心情。妳說想家，也許坐高望遠，我有同樣的感傷，便叫妳想家就安排一個日子回去走走——它一定要陽光好，大晴朗天。因為，離鄉背井的苦難，是我們這代所必須挨受的了；每一個難得能還鄉的時日，我們都激動得臉紅耳熱，都興奮到要長嘯舞跳，怎能不要個好日子。過後我下得樓來，抬頭見妳依在欄杆揮手，頭頂恰好就是那輪明月。

我不知道妳是否看到了圓圓的月兒，心裡一直牽掛，妳那天的熱淚，還燙熱着我心胸。當妳在補做身份証表格填上家鄉的地址被划掉時，難過地當場哭出來，我強烈感受那份「失落」的憤痛。一剎間覺得相處了廿幾年的故鄉，父母親人還在那兒的家園都斷絕了。

雖然一個小小鄉址，却蘊藏多少親切和溫暖，多少驕傲和熱愛。一突兒割掉了，不再緊貼身上，正是遭遇排出家園那麼悲痛，那份失去的充實，怎不牽腸：那兒還有最親的人，那兒還有一天是要回去的啊！

明月照千里，遙遠和近處一樣明月光，想想除了妳那純情為鄉址的哭泣，還有多少個熱愛鄉土的人？我們在失落鄉土的異域，多少不知名的路，多少個十字路口，都賴自己辨出走對的方向，不管過得是否好，我們都要走下去。遙遠的地方，有人找到理想的天地匿居那兒，不願回來了。但我們有那麼多的朋友要關心，要留住。

是的所以我說，妳想家就安排一個日子回去走走——要陽光好，大晴朗天，因為如今，我們遭受很多異鄉人的苦難，難得有一天回家，難得有一天激昂的記憶——



每段日子

都是一首歌

以往的日子裡，在尋找一個個美好的日子中，有着許多際遇；那時，我帶着一架古老的唱機，常在夜裡聽歌，一些很觸動心境底曲子，一首一首的留在心底。生活是不斷變遷的，我也不知道它們還繞在心坎裡，只是偶然在什麼地方，又這樣的聽到似曾相識的歌聲樂曲，每就喚起喜愛。尤其愛在深夜輕放歌曲傾聽的習慣十年不改，時而聽到曾經迷戀過的古老歌，情懷爲之波動，一回頭十年不再，而十年人事幾番更替？

此時握筆凝思，耳邊正輕輕迂迴比積士的 I Started A Joke，當年躺在冷冷石灰地面的光景，老令人不忘。這是一首很使我難受，又很喜歡的歌。那時在丹絨馬林，我深記得那兒的許多人和物，還有才離校園、遠離家鄉的激情。在後一段的空白日子最爲我所感慨良深；當時住的是公司租下來只我看顧的一間排屋，我的朋友常來玩通宵的麻將或奕棋。我最佩服成洲、阿鄭把棋局裝在腦裡，碰面就開口對棋的功夫。也記得夜半一兩點走過安南河找澤良的店吃宵夜，或種菜、邦盛釣了海龜當晚大吃的情景。一切都是能在這首歌裡勾起，只是，不知道那邊的朋友如今可好？

以後那段住「風波盧」夜半獨歸的日子更常繫胸懷，夜夜聽那輕輕的古錚傾瀉，胸懷一直奔馳千年、萬哩外。一顆熾熱年輕的心，多少想想都在那兒開始期待；如今回顧，却也不能說兩袖空空。

其實，最令人切切動心的，應是小學時候唱歌的日子。很多人除了那段日子外，似乎再沒有唱歌的記憶了。

在生活中，我們總有機會再聽到一些老歌，總有這樣一些久遠的記憶還在。繞太平湖的日子，老黃花樹下的吉輦故園。甚至跟羅厘、炒咖啡籽的昔往，時都在一首歌聲傳入耳裡的那當兒浮現而起，就像是填在曲上的歌詞，有時真叫人千情萬緒，迴蕩心胸。一些情之間的愛恨感受，更會令人在一剎那的觸動牽腸掛肚。

我們天真過，失意過，我們的生活不盡喜怒哀樂；而我感到真正和我們一起的只有音樂歌曲——那麼相隨相携的作伴着，那麼使人隨時覺得似曾相識，那麼深深感動，總似藏着我們許多不同生活的感受，留着一段日子記憶。我們常說失意時唱首歌，傷悲時唱首歌，我們的生活確是像一首首的歌，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日子，歌頌着、串演着我們一生，我們怎能不珍惜這一首着歌的日子呢？

北風吹起

在房裡看書，屋頂時時發出滴滴答答的聲响。問過後，才懂是水珠或者橡膠籽，被風吹着掉了下來。這聲音甚清晰，引得我凝神摒息，待要抓住它下一聲，只是突然刮一陣風，滴叻嗒啦的响個措手不及，我登時愣住，啞然失笑。

走出屋外，風刮得蠻勁。不停息的風吹，令我好奇的抬頭仰望；雖然看不見風，却見到千葉萬葉的閃動舞曳，弄着一種沙沙沙的音韻；也有的葉子，紛紛飄下——落到門前來，很快的又掉了整地。素珍從另一邊掃將過來，不知第幾回了，却聽她喜孜孜的說：「真的北風開始吹了，快要新年。」

這話聽來，使我感到些微驚異，多麼親切——北風，這是我們歷史中曾經熟悉的稱呼。我感到很意外，這兒的人們還能捉住風傳的訊息。多少龍族的後裔，却在爲街上一粒沙吹入眼裡咒罵不停，說不出風的名字呢！

這風真正不同，吹呀吹得不停息，人迎上去，扑面扑身，心胸突湧豪情，自有一腔欲駕長風，奔馳天下之氣慨！我們有多少次當面迎風？這樣開懷放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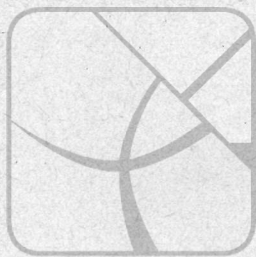
膠林裡的屋子多是隔着一間一間建的，鄰舍打個照面，都喊着招呼一聲：「北風吹了，又要新年囉。」有的答腔唸到落葉又掉不完掃不完了。小孩子張懷要盛下飄落的葉子，又抓又跳的呼叫；膠林裡竟這樣歡騰起來，對我這訪客，是一種多麼新奇的感受。我不禁想：許多古老的名字和節日，是被人們遺棄了，而不是它們不存在。

過後從利豐港到麻坡市上，大風也是樂到滿街吹滿街撞，最奪目的是河岸一排掛滿千萬片葉子閃閃、閃閃的大樹，葉縫間跳動着下午四點的亮陽光，生動之極。北風吹拍我們的髮，牽摺我

們的衣袖，我不禁多情的對身旁素珍說：「留我們呢。」

而其實這一天，却是我們渡完年假，要返吉隆坡工作的日子。

啓程離開時，因為風大，因為葉舞、樹搖，整城就像跳動着風兒陽光，素珍在旁又算着日子什麼時候回來，什麼時候回家過新年——



花意雨情

心裡有三月的點愁。小路風吹來，葉低下扯弄在髮上，我抬頭望，發現了枝枝黃花串，一樹都是，開着。以爲花落過吧了，急望另一棵，也明明地黃。晚上回來，細細雨下，星星還滿天是。一陣困惑，一陣後頓悟：這雨紛紛，是清明時節雨。

該與不該，算起來前後也已五載，很長的日子，只是很容易過去。及此說日子還是照過一樣，其實不然，妳在時，和妳不在後，造成大家生活上一個好大的改變。從喚妳得回親切的應聲，到一切成悲，成幻覺，記憶中妳竟永遠在十八歲那裡，沒有十八歲以後。再說弟如今更廿一，怎麼敢想，真的是實事。

每年都想三月有個日子，一路山徑都有愁愁的花開，花葉飄零，直引到妳那兒（那兒？）甚麼都不要要求，大家說見一回則算。陰陽兩隔，多少斷腸事皆爲此。妳音容，妳生前，弟要負荷一生的。

黃黃的花色像袈裟，樹皆坐禪，三月。

從此，萬事欲罷難了。不要問妳還記得甚麼事，還記得甚麼人了，這怎麼可能呢？藏三月底傷悲在心，三年未到妳墓前再點插三枝香，未讓煙說給妳知許多變遷的事物。這是弟背井離鄉後的事。今天在這裡憂傷想妳，有個願，願家中親人之每三縷煙真能告訴妳家人到來看妳（小墓）。只是會不會濃濃迷漫的他人燭火煙幕把吾等數縷清煙沖散，沖不清了去？妳到底太年輕，那年。這年。

小簿子裡有妳張相。仍如昔，仍清麗。這永恆的臉容叫弟憂傷地擁有，悲寂地懷念。今日飄泊於外，帶着許多未曾爲人關懷的心事去尋求幾個小小的夢，包括那似輕似重，爹娘分過來的担

子。每念及，念及妳，念及身世，弟弟是這樣常有淡淡點哀愁。

高的山上，那小坯土影，那墓型擱在心中。每當說起妳，都到這兒止。再話回頭，安奈隱住淚影數下？滿心房淒苦悲痛，想題封書叫家人燒給妳，又想那太傷情。想來想去，那段親愛過短，來日却長漫漫，濃情厚愛顯然不易淡忘。

笑人間痴傻，念妳虛無游魂無知也好。這只是深切難忘妳曾在過身旁的一切事。甚是難忘。不想太多話，平日思念的感傷皆化在這幾百的字句裡。還懷念妳也許沒意義，只是無奈此時此景，千愁萬緒是這幾筆，寬恕弟的無知吧。

幾年只寫了這一篇，這麼淡這麼短。

如果雨真不停，我也會蓋座小小亭，我還是會焚給妳的，這千餘字凡心。親愛三姐。

懷念三姐逝世五周年農曆三月

巴士

能坐着舒服點。

只是，不論你是怎樣的擠在那上面，一路上總是要顛動不定的。初初的時候還有心機，計算想找一條路綫的巴士，能坐着安穩愉快的。做過後才覺悟；不管搭那一條路綫的，行程中終究避免不了碰撞的路途，也就看開了。畢竟怎樣不好，路都要走下去。

坐巴士，每回睜着眼瞧，同車上都是一些事物會深刻的留在心板上：有時發生一些輕鬆、美麗的小事是最愉快了，譬如說兩個老太太爭着要買票，或者孕婦讓位給上車的盲人，而年輕人趕緊站起來給孕婦坐……；但有時半路也有個下車的搭客叫人感到悵悵：或者途中有個人上車令我們激情——許多事情就在那麼短的行程中不斷上演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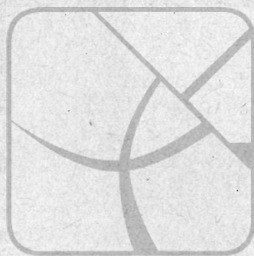
有一回對着一個打瞌的老人記憶最深。老人雙手抓着一個大信封放在腿上，看似操文的。巴士顛動的很厲害，我一直在恍惚着視覺中注意他，見他不時睜着靠向內側的同座婦女身上，突然那婦女用臂彎狠狠頂了一下，老人吃痛的叫起來，清醒後，自知失態，也就靜靜。

那婦女還用眼角怒視一眼，紮着一臉神聖不可侵犯的神色，雙唇蓋了幾蓋，沒出聲的咒着。我突然覺得那是很令人討厭的一種人。心想老人大概是那類命運不好的一類人，已經很疲倦的趕過一趟趟巴士了，且還不得不擠下去，我們連一點相扶的心都沒有嗎？

上下班搭巴士，被擠在擁擠的人群中，總要令人咕嚕不已，埋怨人不知從那裡竄出來的，這麼多。若不跟着發狠，恐怕永遠搭不上車。每次死命去擠，才算站到一個小小的落足地方，從不敢想有機會好好坐下來。也許偶爾幸運，遇着有個身旁坐着的人半路下車，還得趕着霸上去，才

想想我們一生，路不會是好走的；而相隨緊緊的辛勞活下去，途中有人疲倦，無意間靠着你
的肩膀打盹，何妨讓他休息一下呢？

再說，巴士到站，搭客總是要下車的。而且我們不知道，接下去的是怎樣的一個際遇。可
能正遇上魯莽的司機，他是否就帶來滅亡？或者一個可怕的售票員，他可能發瘋把你推落車——
勞勞碌碌的生活擠在巴士上趕，誰不會睏過？過眼景象，掠影浮塵，我們常常疲憊的在顛動
的巴士上昏睡、撞醒，昏睡又撞醒……。



後記

「鼓手文藝」在不提倡任何文學派系，只為馬華文學的進展獻點力量的原則下成立。近兩年來，我們先後出版了八本叢書。這本「守候着的鼓聲」，却是第一本純粹為成員作品的合集。

我們向來都鼓勵開放的創作態度，散文便是一種涵蓋性廣的文體。這本合集所容納的散文，包括平淡樸實的文字，與濃縮的意象節奏。客觀冷靜的敘事，以及純感情的抒情，可謂是辭采與風貌各異。

我們也贊同散文要忠於生活。但不是以記錄生活、流洩情緒而滿足。不願無病呻吟，以及附庸教條的空嚷口號。就算擷取身邊的瑣事，也求進一步的透視生活。從廿九歲的米多到廿歲的我，也許尚嫌作品不夠豐盈、不夠結實。只是時間將為我們最好的見証。

雖說文學不能以商業觀念來衡量，畢竟也是溫飽以外的事。自掏荷包出版這本散文合集，就物質觀點來看，是吃力不討好的事。但是精神生活上，渾厚有勁的鼓聲，仍是我們所堅持守候着的。

▲何謹於八打靈·八零年一月四日▲

■諸家(合集)

■潘友來(小說)

■何榮良(詩集)

■李系德(幽默散文)

■諸家(合集)

■江上舟(散文)

■凱嵐等(合集)

■子凡(詩集)

■鼓手五人散文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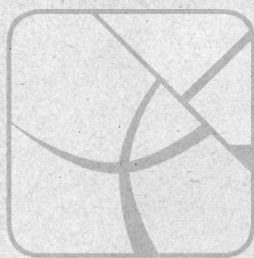
鼓手文藝出版社

PENERBITAN SASTRA DRUMMER

1. 鼓手文藝
2. 潘友來小說集
3. 刻背
4. 有冇搞錯
5. 鼓陣
6. 奔馳以外
7. 風過處
8. 迴音

鼓陣☆山

1. 守候着的鼓聲



守候着的鼓聲

Dentaman gendang
yang ditunggu-tunggu

■ 鼓陣文叢之一

編者：何謹

設計：洪古

督印：葉嘯

出版社：鼓手文藝出版社

Penerbitan Sastra Drummer

11A, Jalan SS2/111

P. J, Selangor.

印刷：

Percetakan Mun Sun Sdn. Bhd.

Lot 3, Kawasan MIEL, Phase III,

Shah Alam, Selangor.

定價：\$2.50

一九八〇年四月初版





鼓陣



「鼓手文藝」成立的原則，便是不提倡任何文學派系，只爲馬華文學的進展獻出力量。鼓手鼓勵開放性的創作態度，散文更是一種涵蓋性廣的文體。

這是「鼓手文藝」成立以來，首次向外展示成員風貌的散文合集。所選輯的散文中，你將看到何謹在異鄉的渴望眼神；采多沾滿俗世塵煙的感性責張；梁紀元行色匆匆的身影；葉嘯意象噴泉的提昇；以及潘友來的鄉土親情。

這是一種細膩的筆觸，也是一種至情的流露；只要翻閱，便可聆聽見鼓手所守候着、渾厚有勁的鼓聲！